

月宫宝卷

仙是凡人塑，人是天赐成。
人仰天赐福，仙慕凡间人。
开讲一部《月宫卷》，表一表仙与凡人闹纷争。
世人之间有善恶，善恶之人两边分。
善人往往要遭磨难，十磨九难大器成。
恶人总有恶来报，作恶没有好收成。
话说大宋仁宗皇帝登龙位，一统江山尽太平。文有忠良安天下，武有能将治乾坤。
也是我主洪福大，东京汴梁出贤人。
东京汴梁城北三里太平村，一人姓崔，名叫祝明，同缘赵氏夫人。家有良田千顷，资财万贯，安童成对，使女成双，库房廒房，乃积乃仓。
男子业大称员外，女子有钱号安人。
可是没得香烟后，夫妇积德善修行。
门前乞丐施粥饭，邻里贫困送金银。阴天过客施雨伞，桥梁毁坏他铺平。寺庙倒塌助缘份，神像损坏他装金。
汴梁百姓人称赞，惊动玉帝得知情。
玉主对他有感应，打发东斗文曲星。
赵氏腹中去降生，传接崔家后代根。
赵氏十月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，生下一位公子。员外看看多欢乐，喜在眉头笑在心。
取名叫作崔文瑞，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格呗，天星临凡，生长不难。
一周两岁娘怀抱，三四周岁离娘身。
五期六岁知南北，能言能语又聪明。
公子长到七岁整，小书房里读五经。
公子还未满十岁，员外一病不起身——
延医服药无效应，一命呜呼命归阴。
丢下赵氏和文瑞，母子相依过光阴。
安童使女勤侍奉，善待他母子两个人。赵氏家中常念佛，文瑞在书房攻诗文。
有公子，在书房，辛勤苦读，
读《春秋》，并《礼记》，昼夜操心。
高读能像鸚哥叫，低读犹如凤凰声。
公子吟诵声音高，书声琅琅透九霄。
接连读了七冬春，玉皇大帝又知闻。
玉主掐指一算，晓得崔文瑞在书房攻读七载，已具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——

等他再读三年整，稳是头名状元身。

自古有言，十磨九难成大器，不磨不难不成人。他崔文瑞本是天宫文曲星，不是久留凡间人。在他报效了崔祝明员外修行积德的心愿之后，必遭三次回禄之灾，身受大苦大难，才能断其仕途之念，使其脱俗还原，成其本位。

于是玉磬三响，拿火德星君召到御宰台前。火德星君问：“玉主，召弟子前来有何吩咐？”“老星君，召你非为别事。

你到凡间崔文瑞家付三次灾，让文曲弟子早回来。”

玉主又说：“你到崔文瑞家放火，只能火烧崔家，不能殃及邻居，一定要把崔家邻居的房屋护好——

烧他崔家千百间，邻舍的房屋要没焦斑。”

“玉主，这个我会，不是冒失鬼做事。”这下，火光老爷着忙，召他的三班六房。对火龙太保说：“你带火种火苗，火球火尺，要烧到哪里，火尺只能量到哪里，火球只能滚到哪里，不可以烧到别人家的房屋。”又对水龙太保说：“你带水枪水箱，护住崔家两边，不能让别人家房屋冒烟。”

火德星君下凡尘，水兵火卒紧相跟。

仙风一闪，对崔家宅基上一站。这时二更敲过，三更交初，半夜子时差不多。外面暗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惟有小书房的灯火还点得雪亮。怎？崔文瑞还在用功读书。火德星君想：我正愁找不到凡火哩，真是天来放火，地赐良机。他就吩咐坐骑速豹，一变、二变，变作一只飞蛾模样，往小书房里一攻，在油盏灯上戏火扇风，扇得灯火忽明忽暗，弄得公子书也没法再看。崔文瑞说：“你这个冤家在戏火，来吵我——

我不惹你你惹我，飞蛾投火自烧身。”

这遭，公子拿书本合起来对台上一搁，走上前去用手捕捉，捉不住就用蒲扇去扑。飞蛾对油灯边上一伏，蒲扇拍了灯架，灯火对地上一落，火星溅了满屋。天火接到凡火，火势汹汹就上屋。崔文瑞一见，连忙跳将出来，喊声“母亲哎——

小书房里起了火，快快起来去逃生。”

又对两边厢屋里喊——

“安童梅香快起身，要做逃灾躲难人。

快起能留残生命，晏起只好被火吞。”

安童梅香听到公子的呼声，吓得摸到帽子寻不到鞋子，找到衣裳又摸不到裤子——

裸头赤脚倒拖鞋，手提裤腰奔出来。

安童梅香忙了用水浇，三桶六盆的水哪够它火光老爷烧。

子时烧到寅时辰，房屋一概化灰尘。

安童梅香看看主母娘娘躁坏了，公子头发烧焦了，他们的卖身契也挨烧了得。他们想：这遭没得卖身把柄落得崔家了，再也不要在人家做奴做婢了。就——

东的东来西的西，改名换姓做生意。

一夜工夫，无声无息，崔家的房屋挨火烧得干干净净。东方日出，庄上的老老少少起身，走出来一望，心吓得直荡。怎？

崔家大院昨日还新堂堂，一夜之间怎烧光？

有人说，崔家气数已到，只派他发能大的财，是天火来烧的，不然，我们庄上的人怎一个也不曾听到响声。有人说，不一定，他家心肠这样好还遭天火烧？是我们日间累苦了，睡下来如小死，没有听到火烧的动静。一个老者是庄上主事的头面人物，是民众中的自然领袖，他说：“不论崔家是天火烧的还是他火烛不小心，自己惹火烧的，总怪我们提防天灾人

祸的警觉性不高，我们应该把庄上公用的太平搭、太平箱、水龙头和水枪查看一遍，坏的修好，锈的擦擦亮，下次再逢哪家失火，只要听到报警的锣声一响，随时就可上场救火。”有一个慢条斯理的风水先生插嘴说：“你们不要看崔家虽然被了‘回禄’，说不定他还因祸得福，烧掉旧房造新屋哩。”这些议论被一个“二百五”式的小伙子听到了，他赶紧跑去向赵氏奶奶讨好说：“奶奶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我们庄上的救火龙头修好了，如若你家下次再挨烧，只要喊到我，一定来救火。”

冤家说了无心话，后来以假就成真。

看火场的人三三两两一走，赵氏奶奶对崔文瑞说：“儿呀，不要着气，气坏了身体没得哪个替到我们。房屋虽然烧掉，你父亲还有不少硬货留下来的。你到库房身下把碎砖瓦砾扒掉，拿银子挖出来买砖买料，重新起造。文瑞他——

朝也扒来晚也挑，扒破指头挑断腰。

扒到黄土看一看，银子烧成豆腐糟。

赵氏奶奶说：“儿呀，这也不碍事，我家还有两爿典当，一个庄房哩。你去写一张卖据给人家，拿钱回来造房子。”从此崔家到南山买木，北窑搬砖，

工匠忙了一年整，前厅后堂造完成。

崔文瑞一看，满心欢喜：“娘，人可是要了钱的。有了钱，它烧了咱，我起得咱。”“儿呀，还亏你读书知理的，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能说，说了菩萨要生气的。你别看我家房屋虽然造起来，可现在是——

描金箱子白铜锁，外面好看里面空。”

崔家的新房是腊月廿三完工。到了廿四晚夜点，刺板棚搭到野场边，小豆饭供在灶神前。

今夜送它上西天，卅夜接它回来过新年。

格呗，按照风俗是廿四送灶，廿五发酵，廿六蒸馒头，廿七炒蚕豆，廿八炒花生，廿九掸堂尘，卅夜吃混沌，年初一敬财神。

囡子打到野场边，拿菩萨接下来过新年。

年初一那天，火德星君也到凡间来过年，看到崔文瑞在敬财神。“崔文瑞、崔文瑞，你好无道理，你可知我火光老爷有搭包理？不管哪一家失火，烧着了要敬我，烧不着也要敬我。我烧了你旧屋，你造起了新房，不先敬我，反而先敬财神菩萨，真是只想发财，不图太平！好，我蹲你家不走，再来放火，看你敬不敬我。”于是他又叫坐骑速豹变一只尖嘴老鼠，对油盏边上一伏，看住公子到油盏火上点烛，公子顺手一拍，老鼠身上着火，窜进了满间三屋。老鼠窜到哪里，火就点到哪里。

公子急得把脚蹬，拖起母亲逃出门。

出门就喊——

“众位乡邻救救我，大火又烧我门庭。

乡邻哎，看看我先父面上份，搭救我母子两个人。

早来能救我房屋，晏来只好看灰尘。”

哪晓这天是大年初一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敬财神，听不到崔文瑞的呼救声。等到火苗透天，冒出滚滚浓烟，庄上人才看到崔家失火。聪明人先寻铜锣，鸣乱锣报救火信号。

咣咣咣咣不绝声，惊动南庄北村救火人。

这遭，提水桶，背水瓢，扛火搭，带火铙，人声嘈闹，总往崔家大院跑。

有火神，付火灾，熊熊大火，

烟球裹，火球滚，哪敢近身。

三桶六盆的水对上浇，“吱哩叭啦”只是烧；水龙、水枪对上喷，火势不减半毫分。

大火烧了一时辰，廿四间房子又化灰尘。

一个救火的人说：“虽然是烧了崔家，我们来救火的人还要图家宅平安，敬一敬火光老爷才好回家哩。”于是大众七手八脚到邻舍家搬张桌子，拿张团花马纸，撮土为香，拜一拜火光菩萨，各自散场。大众一走，崔家母子伤心，急得嚅嚅突突哭，哭声像突粥。一位老者走过来劝说：“赵氏奶奶，文瑞相公，为人过日子要想得开，放得下。拎到头么顺算，拎到尾么倒算，没得哪家吃了五谷不生灾的。再说，人的命运八字好像是前生注定的。一两黄金四两福，该派你享福，一天也享受到一天；该派你讨饭，一天也要讨拉一天，想想开，不要伤心。”赵氏揩揩眼泪，抹抹鼻涕，叹了口气：“大伯，我们这遭对哪蹲，到哪里好安身？”“院君奶奶，不要愁，我来替你请几个木匠，雇几个瓦匠，拿烧焦的木头刨刨细，拿碎砖残瓦对上砌，如果瓦片嫌少，屋面上就盖稻草，起它三间瓦檐草脊的房子，就够你们母子二人住了。”

经过大家帮忙，起了三间瓦檐草脊的简房。

母子二人才安身，火德星君又上门。

火德星君想：二次放你火，你总不理我，莫怪我再来放你家火。哎，不曾到第五天，灶面前又冒烟，

三间草房不曾够大火吞，枯树烂叶总化灰尘。

崔文瑞哭泪喊声“母亲哎——

我崔家不知作得多深的孽，接连三次遭火焚。

真是霜来总打浮根草，祸来总奔失时人。

花落又遭连夜雨，堤破又遭浪来推。

母亲哎，薛仁贵落难还有寒窑住，我们何处可安身。”

赵氏说：“儿呀，提到寒窑，你还不知我家坟堂里还有三间祠堂屋哩，我们就到祠堂里安身吧。”

母子苦伤心，哭哭啼啼往前行。

来到祠堂，屋内阴森森，闷沉沉，粮无半瓢，草无一根，叫他母子怎得生存！赵氏说：“儿呀——

饿坏我老娘犹小可，饿坏了你心肝呀，要断送我崔家后代根。

叫一声员外呀，我母子在这活受罪，你在阴司可知闻。”

崔文瑞说：“娘，这你不用愁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弯处自能行，

没得草烧我樵柴，没得粮吃挑野菜：

寒冬腊月挑不到，我拖瓢带碗走长街。

就是沿门去乞讨，也要拿你母亲养起来。”

这遭，公子走进城，沿门讨残羹。

一瓢千家饭，母子度朝昏。

不提崔家母子受苦难，再讲经中另一情。

下文再讲上界张玉帝有七位仙女，住在西子王母宫中，极受王母娘娘宠爱。她们有的喜文，有的好武，有爱琴棋书画，有爱描朵绣花。惟有那张四姐，她既文且武，又能歌善舞，是七姊妹中性情最活泼豪爽的一个。那天是七月初七，王母娘娘去西天设蟠桃盛会。张四姐就向众姊妹提出：“往常祖母在家管得紧，不得出门去散心；今天趁她不在家，我们一同出去玩耍玩耍，不亦乐乎？”众姊妹问：“我们到哪去玩耍？我听奶奶说过，天上有银河，地上有黄河，是最好玩的地方。”“你们用慧眼望望看，哪里风景好，就到哪里去观赏草，甚

至于还好到河里洗个快活澡。”众姊妹一听，个个拍手叫好。用慧眼对高空一望——

天上银河亮晶晶，多少个星星数不清。

牛郎织女两相会，男欢女合笑盈盈。

又用慧眼对凡间一看——

地上黄河九十九道弯，弯弯曲曲如龙盘。

东入扶桑汪洋海，西连上天须眉山。

张四姐说：“这块地方好哩——

总说天上是神仙境，它更比仙境胜三分。”

这下姊妹们回宫打扮，换成一色一样的衣裳——

头戴鹤顶红冠帽，脚穿青裤绣花鞋。

身披白玉朱纱氅，腰束乌光丝罗带。

变成七只仙白鹤，飘飘荡荡下凡来。

仙风一闪，对黄河岸上一站，歇在黄泥沙滩。只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腾不息归大海。

飞雁阵阵空中过，渔帆点点像穿梭。

再对大路上一看呀：好哩，稀奇哩——

县官出门敲铜锣，和尚出门念弥陀。

戏子上台唱小曲，农夫辛苦唱山歌。

再对水边一看，獐猫鹿兔在河边打汪戏水。众姐妹问：“嗨嗨，鹿是长腿，兔是豁嘴，天上怎没有这些东西的。”张四姐说：“它们走兽总爱黄河水，我们飞禽也该下去洗个澡，你们说好不好？！”“好、好，我们下来就是为的洗澡。”

众位，别看张四姐嘴上喊得凶，她别的事情样样能，就是像个旱鸭子，不敢下河，不会游泳，就怕河里有落水鬼。哎，她虽然不敢下水，却还翻出理由来说：“你们可晓得‘跳进黄河洗不清’！”众姐妹说：“洗不清，你就别下来窸！”张四姐在岸上只看不玩，觉得清闲，就用慧眼镜对四周浏览。

看到京都汴梁城，三十六行买卖人。

肩挑手提沿街卖，男女各自有营生。

慧眼镜一转，看到一些乡下人。夫妻双双，同来同往，女的织布，男的插秧，到了下晚，洗脚上床，有说有笑，无话不讲，好不快活！

转眼又见一个人，腰束一根稻草绳。

手拖瓢碗打狗棍，挨门挨户叫先生：

“做做好事把点我，冷粥次饭度残生。”

见到一些善心人，伸出手来送钱文。

也有人家没钱送，观音总要舀半升。

破衣旧帽送一件，不修今世修来生。

世上也有这等人，看到乞丐上他门。

眇眼闭眼不理睬，恶言恶语不绝声。

轻则放狗出来咬，重则棍棒赶动身。

张四姐对这个乞丐看看：形端表正，举止斯文；唇红齿白，一副慈善面目。看来他不是懦夫懒汉，可能是秀才落难，出门要饭，还不知他遭了什么灾难？顿生怜爱之心。她正在思量这位花子，忽见前方来了一个身背弓箭，手提火枪的猎人，猫腰疾步，弓身过来。她失声就喊：“姊妹们不要开心洗澡，岸上有猎户打鸟！”

姊妹六人听四姐在岸上一喊，吓得连忙上岸——

梳一梳毛羽抖一抖身，放翅飞上南天门。

她们回到王母宫中，梳洗换装，各自回房安息。

张四姐回到寝宫，浮想联翩，思绪万千，久久不能入眠。她想：竟是楼上有楼，天外有天，那些男耕女织的对对双双，活得多么逍遥，那个讨饭后生，长得多么俊俏！若是能有一天与他同锅合灶，同床共——

一个枕字不曾说出口，脸就红到耳后根。

黄昏想到天大明，一夜总不曾闭眼睛。

五更天明，主意拿定。她从宫里拿出七盏琉璃杯，一个吸将瓶，一棵摇钱树，一只响铜铃——

又拿一个聚宝盆，包包扎扎带随身。

变作一个寒门女，四姐私自下凡尘。

芦花点头三千里，来到汴梁一座城。

无心观看城中景，专访公子一个人。

四姐到城东，看见一个年老翁。

头一低腰一弓，哎哟，哎哟往前走，挑的湖州大蒜葱。

四姐到城西，看见花子敲锣做把戏。

山羊耕地猴扶犁，狗子踏碓春粟米，黄鼠狼抓米喂小鸡。

四姐到城南，看到公子小姐舞花船。

男的扮吕布，女的扮貂蝉。

莺声琅琅唱小曲，调调都唱《喜团圆》。

四姐寻到城北门，看见公子讨饭人。

走上前去问一声，“你怎落到这功程。”

崔文瑞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位女子，心上很不高兴。众位，要是平常之人，后生家老小见到年轻的丫头，不晓得要想点底高花头，没话找话也要跟她身边转转溜溜。崔文瑞落到如此地步，哪还有心思理睬丫头。不过，他又想到：我是读书之人，知书达理的，心里随他多气，对人家的问话也要以礼相待。就说——

“我家住北门太平村，沿小在书房读诗文。

先父名叫崔祝明，母亲赵氏老安人。

我名叫作崔文瑞，是崔祝明的后代根。”

“啊呀，你既是高门大户的书公子，为何不习诗书，出来讨饭呢？”

“小姐哎，提到这事苦伤心，三天三夜也说不清。

父亲得病身亡故，三被回禄烧干净。

母子落难没处蹲，坟堂里面暂栖身。

相依为命苟延生，沿门乞讨度晨昏。”

张四姐说：“公子，心里不要悲伤，我与你是一样的苦命。

自小父母双亡故，叔伯抚养我长成人。

等我长到十八岁，把我许给恶光棍。

这门亲事我不肯，半夜三更逃出门。

公子哎，我们是苦瓜结在苦藤上，两个苦瓜合根藤。

公子呀，我乳名叫作张四姐，家住西门七家村。

若不嫌我人品丑，愿将青春托终身。”

众位，崔文瑞不是木头人，也是骨肉血长成，鸽子“咕咕”也婚配，麻雀在树枝上也成

亲。现在他——

身落泥潭深万丈，哪有心思要女人。

“小姐哎，我们母子也难活命，哪有余饭养闲人。

如今我若答应你，就是三个苦瓜落火坑。”

“公子，这你不用怕，是人总有一块地一块天，一双手脚一副肩，你也不是无能汉，我也不是懒惰人，

天边也饿不死无眼雁，省吃苦做过光阴。”

崔文瑞见张四姐这样好的心肠，心上左右为难。不答应吧，辜负了小姐一片心意；答应吧，这终身大事并非儿戏，要得到母亲满意，才是为儿的道理。

“小姐哎，我们同去见我亲生母，小生不敢乱胡行。”

这遭，他们走在路上，一刻儿一前一后，一刻儿又一左一右，二人讲讲说说，来到坟堂。赵氏安人一看，心上就在盘算：“啊呀，我儿要饭，怎要到个体面小姐回来的？头发赛乌云，眼珠像水晶，

倒挂净瓶瓜子脸，一双小脚赛红菱。

格么，养到儿子像拾到一块金，驮驮抱抱长成人。等到儿子身长大，又要为儿操份心。

娶到媳妇传后代，老身这才放宽心。”

赵氏心是这样想，嘴上又不便问，不知这个女子是天上掉来的，地上长出来的，还是人家跑出来的？就问：“儿呀，这位小姐是哪家闺女，怎到我这穷地方来的？”

崔文瑞向母亲细细说原因，赵氏一听乐开心。

“小姐呀，你不嫌我难中人，我把你小姐当亲生。”

张四姐随口也说——

“婆婆呀，我金不贪来银不爱，欢喜你家相公是厚道人。

若不嫌我是上门女，把你老人家当母亲。”

讲讲说说天色晚，撮土为香敬神明，拜过天地与和合，又拜赵氏老母亲。

夫妻吃碗“千家饭”，“金丝”（稻草）牙床上去成亲。

一夜话语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天又明。张四姐来到赵氏身前——

亲娘、婆婆叫一声，君是君来臣是臣。

赵氏说：“文瑞，家中没有一粒米，我怎对得过这位小姐呢？”四姐听到婆婆说出心总掏不出来的话，感激涕零，就说：“婆婆，你不用愁，我们仍操旧业。”公子问：“怎叫仍操旧业？”“仍操旧业么就是仍旧要饭。走，我们一同出门，把早饭要回来给母亲吃。”“小姐，你也不曾要过饭，不懂讨饭的规矩。俗话说：‘要千要万，没得哪个花子要早饭’。”“相公，我们没早饭吃不要紧，不能把婆婆饿坏了。走，我背包袱，你拿碗筷，说不定还能要到一顿上好的肴馔。”文瑞说：“出门讨饭把包袱留在家，空身走路还轻快些呢！”“相公，我这包里有金毛狮子银毛狗，哪个肯丢手！”“小姐，你真会穷开心，有金毛狮子银毛狗么倒不用要饭啰！”

讲讲说说就动身，街坊上去做营生。

跑呀跑，来到王家桥，站在桥头一相，北边有爿烧饼店。崔文瑞说：“小姐我去要只烧饼带给母亲吧！”“烧饼不高兴吃，要拣大户要。”张四姐说，“大户人家钱多、粮多，把点我们如雁身上拔根毛，它照样飞，照样跑。如果人家开大恩，说不定要一次回去可以吃一春。”“哎，你哪是叫花子的祖师？还有哪家肯这样施舍？”“这你不要问，跟我后面跑。”张四姐与崔文瑞跑呀跑，看到一个“狗不理”饭店。众位，你们不要听这店名难听，可它的意思奥妙哩。不理狗么他理人的呢。人有人敬，店名又稀奇好听，顾客自然高兴去吃它的东西。他们来到饭店门口，见是五间门面，十个包厢，堂堂满座，食客如云。张四姐说：“唵，这个人家好去要

的。”崔文瑞平时只到小家细户门前喊奶奶姥姥，不敢到大户人家叫老爷先生，他现在对“狗不理”饭店门前一撑，不愿开声。张四姐把包袱里的吸将瓶拿出来对饭店里一照，霞光万道，店里的珍馐百味，美菜佳肴，“呼噜呼噜”对吸将瓶里灌了蛮哨。张四姐说：“你讨饭不开声，还有哪家送到你嘴里了。走，他不曾给你，都送给我了，在这瓶子里！崔文瑞想：她真是叫花子祖师，乞丐的头子，人家奉她上司，孝敬她的！这倒要拜她为师，妻到天边夫要从哩。

讲讲说说不经心，祠堂到了面前呈。

赵氏安人站在门口望哩。见到儿媳双双回来，欢喜不过，赶紧把台凳摆摆好，准备合家吃早饭。张四姐叫一声婆婆，随手从包里将吸将瓶、聚宝盆拿出来，把吸将瓶里的东西对聚宝盆里一倒，只见菜是菜来饭是饭，鸡是鸡来蛋是蛋，不咸不淡，喷脑真香。吃了一盆，还是一盆，真的能让他们吃上一春，再总不要天天拖瓢出门。

赵氏一见笑颜开，有用头媳妇总到我家来。

四姐问：“婆婆，我家可有老陆地在哪里？”“儿呀，老陆地是有的，就是房屋遭三次火，总挨烧光了，现在是满场瓦砾，一片青草。”“娘，不用愁，砖头也有翻身日，爆灰也有发焐时，

有朝一日时运转，再造新房也不迟。”

赵氏说：“儿呀，拆屋一阵风，起屋动千工，要想造到我家原来的样子，莫说我不想看到，就是到你们的子孙手里，恐怕也难做到。”“娘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各人自有各人福，烂泥菩萨也住瓦屋，何况公子与我还是天……”四姐一个“星”字不曾说出口，赶紧改口：“何况公子与我还有两双手。”“儿呀，光有两双手也不中用，总不能光凭空想，用两双手去抢。孩儿呀——

大抢大盗犯杀罪，小偷小摸要坐班房。”

“娘，一不用去偷，也不用去抢，我从娘家有宝贝带来的，如果不信，我拿给你们看。”这遭，张四姐拿包袱解开，拿一根银簪子，一只金环子，对聚宝盆里一放，金光四射。再从聚宝盆里对外拿，拿出一个，盆里还是一个；拿出一双，盆里还有一对。

做作了两个半时辰，金银堆得密层层。

赵氏欢喜哩，文瑞高兴哩——

该应我家发大财，善才龙女进门来。

这下，崔文瑞带了银子来到砖瓦窑上。窑上的老板对他望望：“你可是讨、讨、讨……”口中要叫他讨饭的，心上又觉得这话对人不恭敬，就转问：“你可叫崔文瑞？”“老板，我是讨饭的崔文瑞。”“你来作甚？”“老板，人家不是说，‘上窑无别事，总是买砖瓦’。”“买几块，可是买回垫床脚？”“老板，倒不止买几块，要买几万哩。”窑老板“咯咯”一笑，心想，你真是叫化子困西水关——穷开心。就说：“这样，别人来买一块算一块，你崔文瑞来买一万送一万，还用船送到你府上。崔文瑞听懂这句是瞧不起、奚落他的话，可崔文瑞既不生气，也不计较他的势利，规规矩矩同他讲生意：“老板，我不求你买一块送一块，你送得起，我也受不起，不好白用你的砖瓦——

你把砖瓦送上门，一五一十算分清。”

崔文瑞把砖瓦买好，转身又上木行。木行老板也认得他的。问：“叫化子，你经常来要，我哪有许多钱开支你呢？”“老板，你不要厌恶我，今朝不是来向你要饭的，是来挑你生意的，卖三排木头给我。”木行老板先是一愣，而后嘿嘿一笑：“花子，你望望太阳从哪个方向出来上的？”崔文瑞一听，晓得木行老板也是欺侮他。说：“老板哎，你这话的意思是——

要是我花子买木材，无非是太阳从西天出上来。

老板哎，皇帝也有兴和衰，刘备起家是卖草鞋。”

木行老板一听，自觉出言过分，欺人太甚，连忙赔礼：“怪我怪我，嘴上走火。你要买多少木头，请报一个数目给我。”“老板，你果放心？如你不放心，我现交七成定金。

等你拿木头送上门，清清爽爽再算分明。”

木头买好了，崔文瑞又转身去请五匠。众位，何谓五匠？就是起造房屋的木匠、瓦匠、雕匠、漆匠，还有装饰金银的银匠。这些工匠可不问你穷与富，只要有吃有拿，不少他的工钱，一请就到。崔文瑞说：“师傅，我家工钱不欠你分文，就是没得人手管你们的饭。”木匠说：“没人烧饭，不能叫我做手艺的拿锅子背在背上做生活。”“不，我出钱，你请人——

大工开支一百五，小工每天八十文。

在我陆地上砌堂灶，酸甜咸淡自烹调。”

木匠一听哈哈笑，“你这先生办法好。

主家出钱我请人，兴兴旺旺造高厅。

择个吉日逢黄道，把姜太公请来镇邪妖。”

崔文瑞说：“师傅，你们好请，姜太公难请哩。他是文王的宰相，况且已去世千百年，到哪去请他？”“小先生，不是请他人，是请他的名。用梅红纸裁成长条，上写：‘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’，贴在宅前宅后，东邻西舍的左右——

来往行人口念姜子牙，避凶避恶避妖邪。”

开工之后，到了竖柱上梁那天，木匠师傅又叫崔文瑞写——

竖柱逢黄道，上梁遇紫微。

文星扶玉柱，武曲托金梁。

童言妇语概无忌，主家造房也吉利，我们太太平平做手艺。

众位呀，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崔家大院造完成。

新房落成，张四姐把婆婆从祠堂里接过来。赵氏安人抬头一望，红漆堂堂，金碧辉煌。有前厅后厅、左厅右厅；穿衣亭对脱衣亭，狮子亭对憩鹤亭；梅花阁对牡丹阁，望月楼对观雨亭。屋上盖的琉璃瓦，根根椽子雕金花。前后房子十三进，中间一座大高厅。

庭前栽棵桂花树，门上总系响铜铃。

早上开门金鸡叫，晚上关门凤凰鸣。

赵氏一见多欢乐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张四姐说：“婆婆，您老再到厅堂上看看。”

赵氏看厅堂，画栋又雕梁。

红木香几穿藤椅，紫气腾腾放豪光。

进门先踏七星板，虎皮交椅垫丝棉。

台上铺条红缎毯，斗大的福字绣中间。

如来佛中堂朝南坐，八仙过海列两边。

四姐说：“婆婆，再看看您老安睡的地方可好？”赵氏进门一看呀——

贝壳镶明窗，雕花像牙床。

万字寿星枕，金丝银纱帐。

蟠桃丝绒被，铺呀铺满床。

婆婆说：“儿呀，你们光顾我享福，也带我去看你们的绣房。”

四姐挽住婆婆手，笑眯堂堂进绣房。

进门一看，琳琅满目，目不暇接——

白玉雕花窗，朱纱鸳鸯帐。

紫金帐钩红绸被，沉香檀木踏步床。

崔家大院有了钱，买了安童和梅香。门中杂事安童做，侍奉婆媳用梅香。

公子日间把书读，夜回香房伴千金。

不提崔家多豪富，半路又杀出个“程咬金”。

众位，此话怎讲？汴梁城东门有一人姓王，名叫辉堂。他父亲叫王必成。由于他田多、钱多、屋多、店多，债户、佃户占了半个汴城，人家就替他取了个外号叫王半城。王半城死后，偌大的家业自然是他的儿子王辉堂继承。王辉堂平时吃惯用惯，也不知上代里创业艰难。娶了一妻三妾，心上还是不满足。在外结交狐朋狗友，嫖赌喝酒；钱不够他挥霍，就向债户加重盘剥。惹得人怨人骂，就不称他的大号王辉堂——而叫他王灰狼。

一天，王灰狼带了安童王福出门，收租要账。他们从东门到北门，一路来到太平村。只见一家大院，树木园林碧波青，屋上瓦片赛乌云。走出犬儿驴能大，条条园沟水红菱。王灰狼就问安童王福：“那是谁家这么豪富？”安童说：“这总不认识？是当初崔祝明员外家。”“啊，这我晓得了一——

廿七个铜钱三人分，九（久）文（闻）九文又九文。”

王福说：“不啦，现在不是崔祝明员外了。崔员外死后，被大火连烧三次，烧得寸木无存，母子落难，儿子崔文瑞在外讨饭，不知在哪弄到一个落难女子，成了亲就交了好运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发了大财，把家宅造成如此豪派。”“王福，提到崔老员外，他与我家老员外是同辈至友。过去崔王二主情若同窗，意结金兰，只是在二老去世之后，两家就不来不往了。今天既然到此，不妨进去造访造访。”

王福安童随即上前用指头敲门：“门上有人？”管家安童问曰：“子为谁，何人也？”“啊，吾乃东门王员外的安童，我主公今天特来贵府拜访，请您向府上通报一声。”崔家安童说——

“你在门外等一等，报与我主公得知闻。”

安童来到高厅：“主公在上，现有东门王员外登门拜访，求您相见。”赵氏安人一听，“呀，东门王辉堂的先父王必成与你父亲是八拜之交，只是他们二老去世之后，两家才少有往来，如今他贤侄登门，必得开门迎接。”张四姐听说有客人登门，也就转身上楼，退避三舍。

王灰狼主仆进门，崔文瑞上前迎接。

二人行过平辈礼，并并排排进高厅。

来到高厅分宾主坐下，安童奉上糕点，敬上香茶解渴。茶过三杯，王灰狼开口：“贤弟呀，愚兄顷闻府上前年连遭三次火劫，我竟全然不知，未能登门张看，歉甚、歉甚！万望贤弟海涵。”“哪里哪里，此劫来得突然，我诸亲六眷，概莫能知，望仁兄切莫挂怀。不过，我是暂时落难，曾经出门要饭，为时不久，总算苦日子熬过来了，亦觉无妨。”“贤弟呀，不易不易，亏你度过伯夷、叔齐般的患难，且又造起这等豪丽的家园，真有回天之力，神仙般的本领！”“岂敢，岂敢，这不是小弟之能，实乃拙荆所为。”

崔文瑞说话不留心，惹出了四姐闹东京。

王灰狼听崔文瑞说这种豪华大院是他妻子所为，顿觉一惊，起了谋心。就说：“提到令内，愚兄更为钦佩，怪不到你把她当珠宝珍藏，也不给愚兄见识见识。”崔文瑞见他这么说，倒也很难推托。遂叫梅香：“唤你主母下楼会客。”张四姐想：你这个崔文瑞，真是不知进退，你们男宾相叙，为何要我露面相见！这就叫我为难了。去吧，实有失体统；不去吧，又失文瑞面子。罢，夫命难违，去就去吧！

梅香挽住描花手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张四姐来到堂前，两眼垂视，双手在胸下横向一合，侧身微微一躬：“兄台在上，愚妹这厢有礼了。”说着，又是微微一躬，然后，轻移莲步转身上楼。就这么一见，王灰狼目不转睛，盯紧了张四姐的背影——

窈窕之身瓜子脸，上风走过下风香。

四姐犹如鲜鱼碰上了红头蝇，灰狼就三月芥菜起斜(邪)心。

王灰狼这种狐狸神情，崔文瑞竟丝毫没有察觉，又继续与他交谈。二人从五经、四书谈到诗词歌赋；从杨家八姐，谈到包公铡美；从山川花鸟，又谈到奇珍异宝。王灰狼说：“提到珍宝，贤弟家一定不少。”崔文瑞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家挨三次大火，刮沙的钱总不曾留到一个，还谈有什么珠宝哩！不像你家——

高山点灯名(明)头大，并底栽花根又深。”

王灰狼说：“未必、未必，我家如多年老树，只剩枯枝败叶，残渣蛀屑，哪比你大器晚成，可冠全城。”崔文瑞连忙摇手：“不、不，这不是小弟之能，仅是我妻从娘家带来几件东西，又何足道哉！”“喔，这倒是个奇闻。几件东西能干偌大的用场？能否给愚兄饱饱眼福？”崔文瑞本想说句客气话，长长妻子张四姐的面子，不料他竟要看这些宝贝，这就为难了。要说不给他看，人家要说我替老婆吹牛；给吧，铜钱银子不好露白，露白就要落。哎，他王辉堂也不是坏人，就给他看看吧！拿什么？崔文瑞在想：不能多拿，多拿多找麻烦。于是就喊：“梅香，叫主母拿只乌盆给王员外看看。”

梅香报到绣楼，张四姐想：你这个崔文瑞呀怎么是个直筒子，滥好人，别的东西可露面，这聚宝盆怎好给人看！啊，我才跟他结为夫妻，也要顾好他的面子，既然丈夫做了主，我也只好听从。不过，我也不怕，仙家的东西只有仙家收，也不怕哪来做贼偷。就说：“梅香，把这乌盆送下去给主公，让客人看过，立刻就拿上楼来。”

乌盆进厅堂，满屋放毫光。

愁坏张四姐，惊动王灰狼。

梅香奉上乌盆，王灰狼将手中的褶扇对乌盆里一放，腾出手来捧住乌盆细看。一看呀，只是一个粗糙的乌砂瓦盆，觉得并没什么稀奇之处，随手对台上一搁，拍拍手上的灰尘，连忙伸手到乌盆里拿回褶扇。哎，哪晓得拿出一扇，盆里还有一扇；拿出两扇，盆里还是一扇，永远拿不完。崔文瑞晓得不好，是在现宝，连忙说：“仁兄，献丑、献丑，不可再拿了，再拿，你也没长许多手用。”

王灰狼一听笑盈盈，骨子里就在动脑筋。

王灰狼说：“愚兄有幸，不虚此行，真是一朝饱眼福，胜读十年书。今蒙贤弟把光，实乃三生有幸，愿贤弟不弃卑微，承先辈之情结我俩后辈之谊，明天请贤弟到舍下一叙，以报知遇之恩。谨此，愚兄我就告辞了。”

灰狼他嘴里说话脚下奔，急急忙忙回东门。

王灰狼一路走一路想——

崔家有只瓦乌盆，可真像个活财神。

才只用了一两春，家宅就造得冠全城。

还有一个美女人，好像西施又逢生。

我虽有妻妾三四个，值不到她足后跟。

王福安童真是狗懂人情。跟在王灰狼的脚前脚后，脚左脚右，听听主人的话音，看看主人的神情，就说：“你看崔家的瓦盆好不好？只要把元宝对里一撂，再对外拿，真是要多少有多少，怪不得他家房屋造得这样好！再说，那个女人也是个宝，天上无，世上少，要是你员外能弄到，总不要再对青楼上跑。”“王福，你一向是我身边的智囊，鬼点子喜多的，能想到底

高办法,把这两件宝弄到手?”“格,员外,不是我在你面前煽,要弄就是连锅端。

一箭双雕射个准,连人带宝弄进门。

从此东城到北城,财产总归你姓王人。”

王灰狼一听,不晓多高兴。连忙追问:“王福,你说说看,用什么妙计?”众位,王福这个奴才,拍马的大话是说出了,可是他信嘴一塌,不曾从心上所发,等到王灰狼真的要他拿办法,他眼睛直眨,又说不出个办法。他一边跑一边想。忽然一拍脑袋:“员外,你不是说明天请崔文瑞到你门上吃酒?”王福说到这里,鬼眼对四周瞧瞧,深怕路上说话,草里藏人,于是把头凑到王灰狼耳边,如此这般、这般如此地说了一通。王灰狼边听边应:“好、妙、巧。”不过,王灰狼还觉得此计并不周到,于是又把嘴凑到王福耳跟说——

“胆小非君子,无毒不丈夫。

不用牢笼计,哪得美娇妻。”

王灰狼进了家门,随即叫厨房热菜炖酒。又喊王福:“你不要走,把铁锤、钢印寻出来,陪我弄盅酒,吃了夜饭就动手。”

主仆做作大半夜,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次日清早,王灰狼备了一顶轿子,由王福引路,来到崔家门前。安童通报,崔文瑞知道。先到赵氏老母面前请过安又禀个告,然后来到四姐房中说:“贤妻,王家现在用轿来接我,我去去就回,晚上回来陪你,望勿挂念。”张四姐想了想说:“相公,最好你托个故,推个辞,不要到王家去。你看他昨天在我家眼睛贼瞟贼瞟,嘴上花言巧语,额角头上青筋暴暴,看来不像个正经人。

相公呀,你生性忠厚人老实,不防君子要防小人。”

“贤妻,这我知道。奈于人家一片诚心,我不能辜负他一腔热情。人家轿子已经到了门前,我怎好不去呢?”“相公,实在人情难却么妾身也无理阻拦,只望你早去早回。不过,你到他家去要谨言慎行,不可粗心大意——

燕子衔泥嘴要紧,鼠啃蜡烛要留心。”

公子身坐一顶轿,脚夫人等抬动身。

轿子来到东城门,乌鸦在头上喊三声。

俗话说,乌鸦叫,有祸到。可崔文瑞并不懂这是祸将临头的预兆,坐在轿里悠哉悠哉地来到王家门前。轿帘落平,王灰狼抱拳一揖,出来迎接。

二人行过接见礼,并并排排进高厅。

王灰狼客气哩。吩咐安童提壶送茶水,梅香托盘送点心。

福州荔枝赛玛瑙,南洋橘子赛黄金。

瓜子摆成菊花样,山东蜜枣伴莲心。

二人畅谈古今事,灰狼竭力献殷勤。

二人用过茶点,王灰狼吩咐厨房备办酒菜。一歇辰光,热气铺汤,端到高厅。王灰狼身坐右首,手把壶头,向崔文瑞斟酒。崔文瑞连忙起身抱拳一揖:“兄台,恕小弟无礼,自小不曾沾酒,如要小弟相陪,小弟只好以茶代之。”“唉,到舍下来作客,岂能以茶相待!你如真的不会喝酒,请用我家母喝的琼浆甜酒,品尝品尝它的鲜甜滋味。”王灰狼嘴说手到,斟一杯天津琼浆、一杯河南老窖对崔文瑞面前一放:“贤弟,这两杯是两种酒,请你各尝一口,你喜欢哪种酒就喝哪种酒,愚兄决不勉强你,要让贤弟高兴而来也高兴而归。”崔文瑞见王家如此盛情,也就不再推却。他站起身,先端一杯老窖,才近到嘴唇边,喉咙口熏得要冒烟。“仁兄,这种酒恕不能用。”又端天津琼浆放到鼻孔下一闻,觉得既甜且醇。就说:“恕小弟少喝些这甜酒吧。”

这遭，王灰狼领头喝老窖，缠住崔文瑞喝琼浆。左一杯右一杯，劝了崔文瑞情面难违。劝酒的劝酒，劝菜的劝菜，弄得崔文瑞不得停筷。崔文瑞喝到第八蛊，头里有点昏咚咚——药性发作了不得，当堂跌个倒栽葱。

众位呀，王灰狼用的绝伦计，要将文瑞命送终。

崔文瑞挨王灰狼用蒙汗药灌倒，搀了对柴房里一撂。看看不动，才离开柴房，叫王福把夜间做作敲有“王记”二字火罗印的银子拿出来，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往崔家的路上零零星星地抛，零零星星地撒，一直撒到崔文瑞的家门口。

到了天明，乡下人上街做买卖。拾到银子的人不作声，不曾拾到的人议论纷纷：“张三运气好，今朝起个早，拾到银子真不少。”也有人说：“张三还不如李四的额骨头高，他起早拾狗屎的，在崔家门前还拾到一大包。”有人说他是贼偷了崔家，有人说不像，银子上有王记的字号，可能是东门王灰狼家失了窃。这遭，三三两两，谣言扬扬，添油加醋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
走路之人拾到银，恨煞了多少懒睡人。

这时，崔文瑞药性已过，只觉胸口沉闷，浑身疲困。睁眼一望：“啊呀，我怎困在这个鬼地方？”还不曾容他多想，王灰狼走来，眼睛一暴：“嘿，嘿，崔文瑞，你好无道理，我把你当至亲好友，请你吃酒，你竟贼心不改，反而向我下手。偷我一趟不算，还又来二趟、三趟——

盗我库里金共银，做了违法犯人。

拿你送到公堂上，王法处治不容情。”

崔文瑞正想申辩，王灰狼走上前去，将他五花大绑，推推搡搡，

把崔文瑞拖到公堂上，撞钟击鼓喊青天。

众位，你们可知汴梁县官是谁？他姓木名不仁。老爷升堂，衙役帮忙，齐声喊道：“威——乎——”一声吆喝，王灰狼怀揣状纸连忙下跪。崔文瑞见势，也“啪”一声双膝落地，喊声“老爷哎——

他平白无故乱栽赃，老爷要为我伸冤枉。”

木不仁把惊堂木一拍：“呔，你们哪是原告，哪是被告？”崔文瑞说：“老爷，应该我是原告。”王灰狼说：“不对，我是原告。”木老爷喝声：“混蛋，你们总是原告，难道我老爷是被告！呔，你们可知，请人要用帖子，告人要有状纸，是原告的把状纸呈上！”王灰狼心里有话：幸好连夜把状纸写好，不然，也做不成原告。于是赶紧将状纸掏出，双手举上：“老爷，我王辉堂告他崔文瑞，日间行剪径，夜出盗金银。今夜到我家，盗我库里银，不知盗多少，我也未查清。天将黎明，还在盗银，家佣被惊醒，当场将他擒。

如今送到您大堂上，万望老爷断分清。”

木老爷说：“大胆的盗贼，你盗他库房被当场拿住，还不从实招来！”

崔文瑞听到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“冤枉啊，冤枉啊，总说没得冤枉事，我这冤枉比海深。

老爷格，我把姓王的当好人，谁知他设下害人坑。

他平白无故陷害我，老爷要为我把冤伸。”

木老爷吼道：“呔，我晓你心狠口紧，不用大刑是不肯招认的！”崔文瑞一听，急得汗如雨淋。“老爷哎，

你不要毒棒毒棍打好人，我把冤情诉你听。

昨日姓王的请我来吃酒，我还当他是好心。

谁知他把我灌醉，昏倒过去就不知情。

等到天亮酒一醒，他就诬我盗他银。

老爷呀，我句句说的是实言，不敢虚假犯青天。”

王灰狼赶忙跪前一步：“老爷，别听他胡言。我明知他是多年的盗贼，江湖上的老手，还敢引狼入室请他吃酒！再说，我们把他抓住，在送往你老爷大堂的路上，还听到上街做买卖的人议论说：怪不到今朝起身早的人在崔家门口到王家的路上，拾到了烙有王记印号的银子。这是物证，求老爷明察！哦，还有，他崔文瑞在前些年是讨饭花子，现在他家起了前厅后堂簇新的房子，那种豪富之状，可说是全城少有！请老爷问他，这些钱从哪来的？当然，他盗了别人家多少我不知道，今夜他盗我家库房被当场拿获，才算是破了他的贼账！”

老爷呀，做官总会想道理，他不偷不盗怎发财。

汴梁城里出大盗，连害你老爷也不太平。”

“呔，看你年纪虽轻，咬口倒紧，板子不到，你也不知喇叭是铜浇（铸）的！衙役，替我打！”“老爷，打多少？”“先打五十大板！”老爷开口，衙役动手，

一五一十打完成，两腿打得血淋淋。

“老爷呀，我是儒门读书子，怎做违条犯法人。”

“呔，你这刁贼，人赃俱在，还敢抵赖！衙役，用大刑侍候！”众位，底高叫大刑？就是上夹棍。崔文瑞长到二十多岁，在父母身边，簪脑头总不曾挨敲一记，今天在这瘟官手里，用四根棍棒，连成两片片子——

一头套进铁索扣，一头用麻绳对面收。

接连上了三夹棍，痛得死去又还魂。

眼睛冒金星，皮肉在抽筋。

一个“冤”字不曾喊得出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众位，崔文瑞可曾死，不曾死？是受刑不过，痛死过去的。可是这个瘟官在公堂用刑逼供，是叫花子吃冷粥——一家常便饭。他不惊不慌，叫衙役拎来一桶冷水——

一桶冷水泼上身，文瑞惊醒又还魂。

崔文瑞叹了口气。心上想：“看来这是一个昏官，滥施淫威，逼打成招。如此，我招也是死，不招也得活。唉，在这生死关头，我也不能苟且偷生，胡招乱认。

老爷哎，说我偷盗是诬陷，他王家见财起谋心。

说我家财从何有，是我妻子陪嫁带过来。”

瘟官想，妥了，妥了，招出一半来了。“呔，你的婆娘准是个江洋大盗。他在乡下难藏身，骗你细贼来成婚，二人贼心一相吻，勾结起来做盗人。

今夜到王家作盗案，你这小贼未脱身。”

随口吩咐衙役——

“将他重枷重锁押入牢房去，明日过堂再用刑。”

崔文瑞押入牢房，王灰狼主仆人等回转。王灰狼叫住王福说：“王福，要得心计成，必定要请人去走后门呢。”众位，王灰狼这个人，是婊子马马困觉——上头人多哩。这遭，他请些狐朋狗友，甚至还有衙门里的二三把手，从差人衙役到案头代书；从捕快、仵作到牢头禁子，你五十他一百，一个个总塞了银子。王福说：“主公，买下不买上，银子是白甩，还有木老爷这一头谁去呢？”“老爷那边我亲自去。”王灰狼晓得木不仁也常跑青楼的，就去请出青楼里的老妈子搭桥牵线，来到老爷的太太身边——

又送银子一千两，放在老爷枕头边。

这叫千里做官总为财，老爷作重案定下来。

日夜敲打硬逼供，几次死去又活来。

不提崔文瑞在牢中遭苦难，再讲张四姐一个人。崔文瑞去王家的第一天到晚，张四姐问梅香：“你主相公可曾回来？”“主母，他没有回来。”第二天到晚又问：“梅香，主相公可曾回来？”“没有哇。”到了第三天下晚，崔文瑞仍旧没有回去，张四姐想：“不好，这事有点蹊跷，我快去张张看，究竟为的底高？！”随即来到赵氏婆婆楼上，说声：“婆婆，相公被王家请去吃酒，已是三天未回，还不知出了何事？”赵氏说：“儿呀，你去望望看，如是文瑞贪玩，叫他快些回来，就说我心焦他哩；如是生病，让他回来请医诊治。”

四姐说走就动身，身带几件宝和珍。

来到东门王府上，捶门打鼓喊开门。

王灰狼的安童王福，从门缝里对外一望，见是张四姐找上门了，随手把耳廓门一开，脚对门槛上一踏，手对门帮上一搭，喝声：“你是哪来的泼妇？捶门如打鼓，还不请叫一声！”“哦，你是王福，前天你去接我公子来吃酒，至今怎不见回去的？”“回去？他崔文瑞到我主家偷金盗银，已被捉进衙门去了！”张四姐一听，只觉头脑一嗡，站立不住。但又一想：不对，这分明是王家设计陷害。就说：“不管是长是短，叫你主人出来讲话！”“呸，你这贼婆娘，我不吃你的饭，不听你使唤，不端你的碗，不受你教管。要你的男人到衙门里去向县太爷要！”说着，用手对里一招：“大家出来，捉拿这贼婆娘！”这下，安童、梅香十来个，掮枪舞棍，围上来捉张四姐。四姐一看形势不对，连忙从头上拔下一根银簪，说声变，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。说道：“众位安童兄弟，梅香姐妹，你们要晓得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的丈夫是你们的主人和王福这奴才陷害的，与你们无涉，我找这两个冤家算账！”说罢，走上前去，手一举，脚一伸，拿王福推倒地埃尘——

抓起他两条腿，“哗啦”一声把家分。

王灰狼在后楼上看好了的。见到张四姐撒野，就喊安童梅香帮打。扁担、门杠舞得像恶浪烟，“噼噼叭叭”像放霸王鞭。张四姐说：“你们这些冤家不信我劝，把点颜色你看一看。”顺手抓住一个冲在前面的安童的蒂都蒂（头发），用刀一砍，头滚出去蛮远。

吓得安童梅香逃的逃来奔的奔，跳墙越沟去逃生。

张四姐执指对楼上一指：“王灰狼你不要逃，姑奶奶上楼来了！”

一个旋风快如飞，可像黄鹰扑小鸡。

抓住他的头一挤，挤了头朝里；用劲一拍，头往颈里一缩，

眼不眨，气不伸，不哼不响丧残生。

这下，吓得王灰狼的大太太、二奶奶、三丑怪，一个个叩头到底，像鸡子拾米——

“小姐呀，饶命饶命再饶命，饶恕我们命残生。

只怪我家畜生心肠毒，陷害你小姐的好夫君。

小姐呀，我家是个害人精，早死一天早太平。

他自作自受该报应，是天地神明有眼睛。

小姐哎，你今刀下留个情，割肉烧香报你恩。”

张四姐收起钢刀对她们一指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一人作恶一人当，留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放把伸冤火，烧它精打一抹光。

张四姐想：此地不必久留，速往县衙救人！随手抹下手上玉镯，说变就变，变一匹银鬃白马——

打马加鞭赶路程，直奔汴梁县衙门。

来到县衙已是初更时分，衙门紧闭，寂静无声。将马对门外一放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跳过围墙，来到牢房，拔根草，变根绳——

把牢役捆得紧腾腾。

嘴里塞上一团布，要出声来难出声。

张四姐立即到牢房寻找，左一寻右一寻，房房不见她夫君。将身来到重罪房，只见崔文瑞——

重枷重锁在狭床上，杵嘴棒杵得紧腾腾。

张四姐发火，“噼噼叭叭”就扳牢房锁。进门就喊：“公子哎，公子哎，奴家救你来了——高喊三声不答应，低喊三声也不作声。
鼻孔只有来往气，生死只是欠时辰。

张四姐连忙替他开枷落锁，从吸将瓶里倒出一颗金丹，研成粉和成汤，对崔文瑞嘴里一灌，身上就发汗——

发汗眼就睁，陡长精神八九分。

叫声恩妻呀，只说今生难会面，岂料我你又逢春。
恩妻呀，王灰狼心毒手段狠，是个谋财害命人。
他把我往死路上害，就怕你性命也难存。

“相公，此处不是久留之地，在此不必细说，速速随我回去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四姐背起崔文瑞往背上一甩，纵身跳出墙外，上马蹬鞍，策马就走。

救了公子出牢门，神不知鬼不闻。

众位，张四姐出门寻找崔文瑞，赵氏婆婆放不下心。一会儿登楼远望，一会儿倚门引领，

走进踱出心不宁，忧心忡忡急如焚。

只听马声嘶叫走近门，马背上跳下儿媳两个人。

赵氏安人一看，先是一喜，儿媳两人回来了；后是一惊，媳妇怎是身骑大马，手执长刀的人！张四姐说：“婆婆，你不要惊慌，待我细细说来。我今天去王家要人，王灰狼避而不见，且用奴才拦门阻挡不让我进去。说什么崔文瑞夜间盗他库银，被当场拿住送进衙门。还骂我是江洋大盗，唤出他家奴才等围攻捉我。在情急之中，我认定他王灰狼对我家是谋财害命，遂杀将进去，找冤头债主。一怒之下，杀死他两个奴才，一个谋主，烧毁了他所有房屋。婆婆，你不用害怕，这是他自作孽，不可活，我杀他是在情理之中。再则，这汴城县官也是瘟官，竟不分青红皂白，对公子滥施刑罚，逼打成招，硬做盗案，打得公子寸骨寸伤，不醒人事，所以，我追到牢房，将公子救出。”

赵氏一听，惊恐不已，吓得魂不附体：“儿呀，你杀了人家这么多人，闯下泼天大祸来了——

等到官兵来捉凶犯，连累我老身也不太平。”

“婆婆，此事不用你担心，你和公子快到后房安息去吧！”

一个做事一人担，天塌下来我承当。”

次日天明，王灰狼的大老婆，头顶白布，身穿麻衣重孝，来到老爷大堂喊冤。木老爷问：“你是何人，有什么冤枉？”“老爷格——

我住本城东大门，王辉堂的一夫人。

昨天去了个强盗妇，她住北门太平村。

口称要她丈夫崔文瑞，手就动刀乱杀人。

杀掉我家主仆人三个，房屋家产尽遭焚。

老爷哎，强盗杀人真残忍，要为我寡妇把冤伸。”

老爷问：“可是盗你家库银的崔文瑞的女人？”“老爷，正是她。”“喔，衙役，到重牢里把崔文瑞提来！”衙役回声“喳”。正起身欲走，后面来了一个牢头禁子：“报，老爷不好，牢里犯

人挨人劫走了！”“劫走哪个？”“重牢里的崔文瑞！”“还有哪个？”“老爷，还有我……”“胡说，你不在此？”“不，我被扎成粽子，撂在尿桶旁边，刚才王三去换班，才把我放出来的。”来了多少人？”“还多少人哩，只有一个女人！”“什么样子？”“短打束腰，手执苗刀，飞檐走壁，身有千斤之力，走起路来无声无息。

老爷哎，今夜到二三更，空中落下一女人。
还不曾等我开口问，拿我扎得紧腾腾。
将我嘴里塞团布，要喊又不得出声。
老爷哎，要不是王三去换班，我将闷死在牢门。”

木老爷惊慌，忙召三班六房。说道：“果不出我所料，崔文瑞的婆娘竟是江洋大盗！你们去八个中军，到北门太平村把那个女盗和崔文瑞一起捉来！”王灰狼的老婆一听，吓得浑身乱抖，就怕这八个人不是她的对手。连忙下跪叩头：“老爷，你不曾见过那强盗的本事哩，她行走如风，刀不落空，我家几十个人用锹用棍，总不得近她的身，挨她杀得死里逃生。”“呔，你这妇道之人懂得什么？安童梅香只会吵吵闹闹，不会使枪用刀。

我老爷的兵丁个个能，总是拿龙捉虎人。
如果八个中军人嫌少，再加一百个护城兵。”

这遭，八个中军骑马走，一百个兵丁后面跟。

兵马列队出衙门，老百姓出来看新闻。
小商小户搬摊贩，大商大户关店门。
鸡飞狗跳钻篱障，吓得哼都不敢哼。
猫儿溜到屋脊上，看他们北门去捉犯人。
兵马开到太平村，惊动四姐得知闻。

四姐对门前一站，口中叫喊：“众位中军大人，老少哥们，你们来此作甚？”“我们奉木老爷之命，来捉你们劫监犯人，还不快快出来就擒！”“呸，我们一不是逃监，二不是劫犯，是你们瘟官贪赃害人，硬做盗案，逼得我无路可走，去把我丈夫救出来的，望你们速速收兵回转，不要在此与你姑奶奶纠缠！”“呸，大胆贼婆，如此凶蛮！弟兄们，替我拿下！”

二人说话气昂昂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

刀对刀，叮当响，枪对枪，冒火星。张四姐舞起刀来像渥闪，舞起枪来像火流星，县衙的兵丁总是脓包货，只好吓唬老百姓，

今日与四姐来交手，果像厨师拍苍蝇。

刀碰头，头落地，刀碰脚，断后跟，刀碰腰，两段分。

四姐越杀越精神，一气杀他百零二个人。

留住六个让逃生，做个送信报丧人。

“报，大事不好！”老爷问：“何事惊慌！”“老爷呀——

这个强盗凶悍狠，杀掉你百零二个人。

你半升瓤子都输尽，就怕你衙门也坐不成。”

木老爷一听，吓得口呆目定。只说做官是为财，哪晓得惹出这宗大祸来。他想，要是隐瞒不对上报，那强盗也不是个省油灯盏，一定要上门找我算账，我这吃饭的家伙，也不得再在颈上；要是向上司报，这汴梁地方隶开封府包大人管辖，让包老爷查到我的头上，苋菜钵子也是不能长在自己颈上。

木不仁在那转不过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乡下人挑粪前后屎（死），就怕难过这重关。

哎，木老爷的老婆是个精明货，不然他木不仁也敛不到这么多的财。她说：“老爷，看来

纸是包不住火了，一定要向开封府上报的。不过，你要把案情做重点，强盗写凶点，让包大人出兵捉拿——

如果开封府也拿不下，可替你担当了八九成。

这遭，木不仁夫妻二人，熬了一夜眼睛，点了一夜油灯，才把案情写成——

次日清晨就动身，报信官打马送呈文。

报信官来到开封府前衙，下马离鞍，递上报文。再由前衙传到后衙，后衙传到正衙，包大人拆封观看。上写：“下官不仁，事台下汴梁知县。因境下近日突发一恶性盗案，系本城北门太平村崔文瑞所为。他深夜盗东门王辉堂库银，未及逃脱，当场被失主拿获，送来本衙治理。不料崔之背后还有一个凶盗，口称姓张，名唤四姐，系崔盗之妻，她见夫行盗败露，遂到王家门上，杀掉他一主二仆，又烧毁他所有房屋。接着又潜来本衙杀死狱卒，劫走崔犯！本衙知事态非常，遂发兵前去拿捉。岂料这女盗精通武艺，凶悍无比，一下杀了本衙一百名兵丁，外加两个中军。大人哎——

汴梁城里人心惶，在下也不敢坐大堂。

鸡匪狗盗如草木，闹得百姓不安宁。

伏望大人扶皇法，拯救汴梁众黎民。”

木不仁这个瘟贼，与他老婆一夜精心谋划，把汴梁地方说得盗匪为患，民不聊生。包大人一看，随即唤来王朝、马汉，说：“这案你们去作急事急办，把这盗贼捉拿归案。”王朝、马汉说：“大人，平常捉几个贪赃枉法之人，只要凭您的令牌，立时就可捉拿归来，今天去拿如此凶悍的盗匪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如果与她交起手来被她打败，是坍了您老人家的台！”

包大人一听，觉得此言有理。随口又吩咐张龙、赵虎、董超、薛霸、李贵、娄清，与王朝、马汉倾巢而出。这八个校尉由王朝、马汉带队，快马加鞭，直奔汴城北门太平村而来。

张四姐一看，来者不善，遂喝问：“来者何人？请通报姓名，免做刀下无名之鬼！”王朝说：“啊依喂，你倒是病人狠似郎中，我也不曾问你，你倒先吆喝起我们来了。告诉你，我们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是开封府包大人门下八员大将，奉命来拿你归案！”“呸，这就是包大人的不是了！论理，是我告他属下的瘟官木不仁，他贪赃枉法，硬害我丈夫崔文瑞是江洋大盗，应该由我告他赃官；论法，包大人应先惩枉法的贪官，后抚被害的良民。如今他竟良莠不分，惩罚好人，为此，请你们速速回去复命，我张四姐恕不奉陪！”八个校尉“哗啦啦”一声，从腰间抽出八把刀剑，喝道：“泼贼快来就擒，不然，就地正法，决不饶恕！”张四姐也抽出单刀，哈哈大笑——

“你们不要夸海口，杀几个回合再谈心。”

张四姐，朝外杀，如蒸笼喷气。

八校尉，对里杀，似海水翻腾。

一个秤上是八两，一个戥内是半斤。

麦芒遇上钢针刺，秤勾相对枣核钉。

棋逢敌手难取胜，将遇良才没输赢。

双方杀了数十合，张四姐边战边思忖。

“我是上界仙女，他是凡间清官。伤害他吧，是好人杀好人；不杀他吧，又与我厮杀不休。哦，有了！”随手掏出吸将瓶，将瓶口一开，说声“准！”一个个校尉对瓶里像煮“索粉”。收进了七个，四姐拿瓶口一收，王朝放趟子就溜——

王朝他，跌跌撞撞跑到监察御史府，连呼三声包大人。

“大人哎，汴城出了个女妖盗，杀起人来放飞刀。

我们兄弟八个人，倒有七个丧残生。

大人哎，死么又不见尸首在，活又不见半个人。

无影无踪人失去，我是死里又逃生。”

只听包大人喊声：“呀呀呸——”

气得眉毛根根竖，怒目睁得像晓星。

用鸡毛文书火烧角，五鼓带本见当今。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当今天子坐早朝，

文听钟声朝王驾，武听鼓响拜明君。

个个跪在金殿上，就像童子拜观音。

仁宗天子说：“众位爱卿，今日上朝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，各回本府理事！”这时，包拯手执奏本，赶前三步，来到仁宗皇帝案前：“我主万岁，微臣有急本相奏，伏乞龙目明鉴。”仁宗天子开启奏章，交与谏议大夫宣读：“汴梁县城，出一盗人，抢掠金银，劫狱杀人，杀死失主三个，又杀衙役百零二人。汴梁知县报到本府，微臣遂派八个校尉前去捉拿，岂料盗贼举刀拒捕，交战中又杀掉尉官七人。

万岁呀，世上只见强盗抢金银，她竟胆大妄为杀官兵。

格杀官兵是造反，危及到京都帝王城。”

圣天子一听，忧心如焚。“众卿须知，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出妖孽。现在——

东边辽金在作吵，北边西夏想入侵。

紫禁城旁又出妖盗，内外交困不太平。

哪位卿家愿领兵，先保皇城得安宁。”

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开声，三百文来二百武，总像鱼胶粘嘴唇。“不好了——

孤家江山如风中烛，没得扶皇保驾人。”

包拯执笏当胸，上前一步：“万岁——

这事出在我开封府，义不容辞我领兵。”

这时，他对殿上左右看看，不见杨家有人在朝，就说：“万岁呀——

小包只会摇笔杆，上阵还要杨家兵。”

仁宗天子说：“老包说得有理。依本准奏，请余老太君前来商议。”

众位，圣天子说请就是召，忠臣家见召就立时到。百岁老师余太君来到金殿，匍匐金阶，口呼万岁。仁宗天子一见，连忙步下金阶，一把将老太君扶起：“请老太君免礼、免礼，孤家有重大国事与你商议。”仁宗天子把包大人的奏章给余太君一看，她面带微笑，说：“万岁，这城脚下出点小事，就免费龙心了——

在我在我总在我，你解解罗带放宽心。”

仁宗天子欢喜不过，当殿就封——

“余老太君听封赠，招抚元帅受皇恩。

包拯前来听封赠，三军参赞你担承。

赐你们三千兵和马，八月十五日就出征。

你们得胜回朝转，论功行赏重封赠。”

余老太君回到天波府，把孙媳穆桂英唤到面前：“儿呀，如今皇城郊域盗匪为患，危及皇城，圣天子命我杨家与包拯大人出兵招抚，这是对我杨、包二家忠臣的信任。我们应以社稷为重，安民为本，贯彻始终，为国尽力。不过我年事已高，包拯又是个文人，看来，交锋对垒还得你作主将出阵，不知爱儿有何见说？”“太婆婆，孩儿一定遵命，无有异说！

随他匪盗有多狠，难比在北番破天门。

有你太婆为主帅，还有阎罗包大人。

为儿一定舍生死，赤胆忠心报明君。”

“儿呀，你深知战场上的一切，万不可麻痹轻敌，即使是拿捉几个盗匪也不能放松警惕！好，我年纪大的人喜欢唠叨几句。你快点兵配将去吧！”

穆桂英来到校场。马用山东枣红马，兵点河南羽林军。老者不过三十岁，少者二九十八春。

残兵败将总不要，个个是拿龙捉虎人。

刀房里发刀，枪房里发枪。会用刀，刀一把，会用枪，枪一根。盔房里发盔，甲房里发甲。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黑漆墨塌，像锅底菩萨。

龙凤大旗列前队，黄旗又到九霄云。

这边杨家点兵将，那边包大人带铡刀。

铡刀本是月牙样，梨木床子马牙钉。

狗头铡上四十九个眼，虎头铡上八十一根钉，

龙头铡右边是三十六只凤，左边是二十四条龙。

铡个奸贼抹个眼，铡个太师去根钉，

铡个娘娘去只凤，铡个王子王孙去条龙。

马驮铡刀亮锃锃，人鬼总害怕八九分。

余太君身坐大红轿，包大人乘坐黑塔帘，穆桂英跨上胭脂马，雉鸡毛头上插两根。两路人马汇集——

战鼓敲得咚咚响，放炮如同响雷阵。

主将跨上马，小兵小将说大话。

遇到蛮婆对了面，杀她个人头滚西瓜。

马上将，马下兵，川流不息，

狼烟炮，一声响，震动人心。

兵又强，马又壮，威风凛凛，

三千兵，执刀枪，杀气腾腾。

兵像南山下山虎，马像北海出水蛟，红旗飘飘如烧山火，黑旗摇摇像暴头云：

鸟飞难过枪头子，蛇钻不进马蹄边。

兵马队队出皇城，直奔北门太平村。

里三层加外三层，把太平村困得紧腾腾。

帅帐安在城头上，五百人马保帅营，兵营扎在村左右，安民告示贴出城：

只为捉拿张四姐，不动百姓一根针。

崔文瑞一看阵势不好，赶紧向张四姐通报。张四姐说：“这，我早就知道，是皇上发兵来捉我们了。但你也不要怕，快去后楼照应婆婆，莫把她老人家吓坏，这里由我来抵挡。”张四姐说变就变，将手上玉镯变一匹银鬃白马，头上银簪变作一张钢刀，扎鞍紧蹬，又拿法宝带了随身。一勒马缰，冲出大门，直奔穆桂英的营房而去！这边张四姐向西，那边穆桂英出营向东，二人对面一碰，打了个照面。穆桂英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张四姐说：“小女张四姐是也。”“细贼，还不下马受降，想往哪里逃！”“呸，我一不是溜，二不是逃，是来向将军申报，我崔家蒙天大的冤枉，无处申辩。”“呸，强盗喊冤，岂不是盗得嫌少！此地不容你啰嗦，快快下马受缚。”张四姐可不吃这一套，一勒马缰回头就走，穆桂英策马就追：“恶贼，往哪里逃！”张四姐猛一回头，举刀相迎，杀她个措手不及。

二人动刀就不动口，双双马上比输赢。

先是人慢马也慢，后是人勤马也勤，战鼓敲得咚咚响，人马都听鼓点音。

小兵小卒帮厮杀，喊杀声声吓坏人。

上杀雪花盖顶，下打枯树盘根；左打青龙掩月，右打猛虎翻身。杀得乌鸦停了翅，杀得百鸟不开声。

张四姐越战越有劲，穆桂英越杀越精神。

五十个回合无胜败，杀得天地暗昏昏。

穆桂英想：“这强盗竟是如此利害，怪不得包老爷的校尉要败她手下呢！”随手往里一招，又上来两员小将，说：“细贼，看你孤身一人如何与我力敌！”

三人杀她一个人，杀得四姐气难伸。

张四姐执指一指：“呸，看来你杨家也是个不义之师，怎么好犯战场规矩？老百姓打架也懂得‘个对个不犯过’呢！好，你犯规，我也变，变点把戏你看看！”说声变，张四姐变成与穆桂英一样的模样。马是一样的马，人是一样的人，让你——

真真假假分不清，自家人杀自家人。

穆桂英一看说：“这个冤家用妖法，我也来用道法，随手从怀中摸出一把豆子对空中一撒，洒豆成兵。豆兵如雨点落下，认准张四姐厮杀。张四姐想：你能洒豆成兵，我就把它收起来榨油。张四姐打开吸将瓶口，嘴里念动真言：“阿诃弥罗娑婆尼，有担黄豆换担米，索索落落收进瓶子。”眨眼功夫像吹一阵风，不见豆兵影和踪。穆桂英见一招不成，又来一招。她摸张纸搓成团，放口边一呵，对空中一撒——

口中念动真言咒，纸兵纸马落下来。

认准张四姐厮杀，杀得她两目昏花头难抬。

张四姐想，这也难不住我。随口将真言一念，晴天立时就变。

东北方向紫云生，西北上空黑云跟，

轰隆轰隆响雷阵，三个雷阵四个闪，狂风暴雨下凡尘。

纸兵纸马遭雨打，皮毛骨肉碎纷纷。

穆桂英一看不妙，再用一个绝招。从怀中摸出一根丝网带往空中一撂，捆仙索在空中转成道道圆圈，直往张四姐身上抛来。“啊依喂，你杨家竟也有这一招？好，且看我来！”她用双刀对背、腹上一定，变成一个鳜鱼妖精。

捆仙索认准张四姐，把她捆得紧腾腾。

捆仙索一捆，四姐对马下一滚。穆桂英说：“妥了，妥了，看你格冤家再往哪里逃！”随手用刀柄对四姐身上一梗，四姐就势来了个鹞子翻身，运足气力，用鱼刺对外一撑——

捆仙索切得碎纷纷。

张四姐翻身上马，又向穆桂英杀来。穆桂英一见不妙，拨马就逃。张四姐叫声：“将军哎——

不要逃来不要溜，请到我家赏中秋。”

众位要问，两个冤家拼杀到现在，张四姐眼看胜券在握，为何不乘胜追杀，反而还请仇人去过中秋节呢？大家要晓得，张四姐没有好果子给她吃，是气气穆桂英的。因为皇上选在今天中秋团圆节出兵，是想一举将张四姐拿获，回去庆功行赏。可张四姐不管你是胜是败，还是庆功处过，总要给点颜色她看看。

嘴上常面说好话，骨子里手下摸宝瓶。

拿宝瓶对外一照，霞光万道；把宝瓶一捏一松，像风箱对里抽风。两千五百个人马，一个个鱼贯而入，连同主将穆桂英，一概收进吸将瓶。

只剩五百个人马保帅营，人也安来马也宁。

余太君与包大人站在城头上督战，只听鼓声腾腾空一停，不见战场上有人。正欲出帐

问讯，一个传令官从半路上跑回，“报元帅——主将失阵，连同兵丁战马，一个个不见踪影！”余太君惊问：“真有此事？”“老太君，在下岂敢谎报！”这时，包大人心中有数，头一低垂，手一倒背，帽翅直摇，心在思考。“老太君，今天战场上出现的情况，看来与我那七个校尉失踪有相似之处。这么多兵马无故失踪，看来这个女子不是什么强盗，倒像是个妖道。太君哎——

你的孙媳遭妖害，怎对得起你杨家一满门。”

余太君说：“老包，你何出此言。我杨家为国为民，八个儿郎都捐去了，还在乎一个孙媳！况且她还生死不明，可以查找。”“太君，到哪去查找呢？”“哎——

你眉心堂上顶日月，日断阳来夜断阴。

地府三遭走一趟，倒树寻根查原因。”

“如此，下官且来试它一试。”包拯拿出三张裱黄纸，写好三张牒文，又吩咐手下高搭醮台，焚香三拜：天上玉皇，海里龙王，地府阎王，各处灼送一纸牒文——

不查主将穆桂英，拜请三曹查妖精。

包拯睡上阴阳枕，杳杳冥冥就动身。

三魂渺渺守尸体，七魄幽幽见阎君。

冥府慈王见包大人登门，打躬作揖，出来迎接。说：“您大人的牒文，在下早已收到，现在各殿阎君都齐集在此，陪你到各殿寻找。如果有哪一殿的妖魔鬼使溜在阳间作吵，我将把它捉回，立斩不饶！”这遭，一殿秦广王、二殿初江王、三殿宋帝王、四殿五官王、五殿阎罗王……一个个陪他查名对号逐一查找。十个殿里查下来，一个不少。五殿阎罗王说：“我们替包大人查查周到，再到枉死城去看看。那里边有赌钱酗酒，行凶好斗；夫妻不和，投河上吊；贪赃枉法，法场挨杀。这些人因寿延未到，死不瞑目，可能要溜出去作吵。”十个阎王陪包大人在枉死城里查下来，也不少一根毫毛。包拯说：“谢谢阎君，我该走了。”

恍恍惚惚又动身，走进东海龙宫门。

东海龙王见包大人一到，连忙召来巡海夜叉陪包拯到水晶宫里四重门去查。查到一重门里螺蛳精，爬在滩边晒太阳；二重门里甲鱼精，它与乌龟在调情；三重门里虾蟹兵，勒头暴眼在练兵；四重门里蚌壳精，在与仙鹤比输赢……

水府龙宫查不到，飘飘荡荡上九霄。

来到灵霄宝殿，玉主亲自接见。“老包，我方才接到你的牒文，晓得你今天一定要登门，所以我十桩丢掉九桩事——

迎接我的包大人。”

包拯连忙下跪叩首：“玉主在上，小包岂敢受此隆恩，真是折煞我也！”

“哎，老包，这就是你过谦了。殊不知你以廉洁自律、执法严厉、不畏权贵著称，世人誉你为‘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’，我虽称玉帝，也不能高高在上不纳见你包老！”说着，随即召来巡天御史陪包拯来到逍遥自在宫、福禄延寿宫、八景神仙宫，查了三十五宫，宫宫扑空，没有星宿溜下凡间。

巡天领他往前行，斗牛宫在面前呈。

众位，斗牛宫是玉皇的七个仙女住所之地，是王母宫的前宫。包拯进去查名对号，其中少一个仙女未到。包拯就问：“你们姐妹七个为何只有六人，还有一个哪里去了？”七仙女说：“四姐已经三天未见了，不知他的去向。”

包大人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明白八九分。

天上三天整，正是凡间三冬春。

时间姓名都准确，讹错没得半毫分。

包大人来到御宰台前：“启禀玉主，现在已经查清，凡间的张四姐作吵，原来是斗牛宫里你四皇女临凡——

她神通广大了不得，武艺超群怕煞人。
杀了我校尉人七个，又杀杨家三千兵。
汴梁衙役都杀尽，虏走主将穆桂英。
玉主哎，总是你的四皇女，闹得东京不太平。”

玉主有些不相信，把六个皇女叫来问原因。六人总说不知晓，三天不见四姐人——

“若问她到哪里去，可能私自下凡尘。”
玉主闻听这一声，靴线蹬断两三针。
自己女儿总管不住，枉在天宫作世尊。

“气煞我也！”玉主说：“老包，你且回去。这里，是天作孽，自承当，我将把这个冤家拿回——

还你校尉七个人，赔他杨家三千兵。”

玉主随即叫太白星君送包拯回转。

耳边只听呼噜呼噜风声响，到了汴梁一座城。
三魂七魄一相会，苏苏醒醒转还阳。

余老太君一直守在包拯身旁。只见他手一舞，足一蹬，响响琅琅就开声：“太君哎——
原来是玉主的四皇女，来到人间心怀春。”

余太君说：“如此，我们倒可以去登门探访，究其原因，说不定还可劝其归顺宋室，辅佐朝廷。”“太君，这个想法固然是好，不过玉主现在已经发怒，看来，是不会让她留在人间的。如果我们去探访一下，或许是会得到一些真情，有利于治国安民。”

太君一听很赞成，包拯立刻就动身。

再讲张四姐虽然将杨家的兵马收进宝瓶，但她心上却不能平静。所以马不离鞍，人不卸甲，日夜巡守，生怕朝廷再来讨伐。正在这时，只见一员文官单身只马，缓缓来到跟前。张四姐立马横刀惊问：“来者何人，速速通报姓名！”包拯立马回答：“四皇女不必惊问，吾乃开封府台，宋室监察御史是也！”

四姐闻听这一声，凭空跌倒地埃尘。
他怎知我是皇女，恐怕凡间我蹲不成。
连忙上前去迎接，青天连连叫几声。
“大人哪，我只闻你名，未见你人，
久已要见你包老爷，为我丈夫把冤伸。”

“皇女，你有何冤屈，请速速讲来。”

“大人哪，我在真人面前不说假，假人面前不说真，
我是天宫四皇女，爱上凡间厚道人。
相遇乞丐崔文瑞，恩恩爱爱结成亲。
帮他由贫转成富，一家和顺过光阴。
谁知遇上东门王灰狼，他为富不仁，横行全城。
见我人品端正天姿女，起了谋女害命心。
他买通汴城木知县，硬栽我丈夫是盗人。
酷刑将他往死里逼，害死我亲夫再占我身。
逼得我有冤无处诉，才狠狠心肠杀仇人。
屡屡冒犯你开封府，还望包涵八九分。

大人哪,只要你为我把冤伸,放你的兵将回皇城。

你到校场上面去检点,汗毛总不少一根。”

“皇女,此情可真?”“一点不假!”“如此,我老包应尽职责,迅即查敕,严惩贪赃枉法,决不饶恕一个坏人!”

包拯离开太平村,会同余氏老太君。

先铡贪官木不仁,随后起驾回皇城。

再讲张四姐送走包拯,随即下马离鞍,来到赵氏婆婆和崔文瑞身边:“婆婆,你们受惊了吗?”正说之间,只听空中有“汪汪”之声。抬头一看,七朵彩云徐徐往下降落。“啊呀不好,我的奶奶——王母和六个姐妹来了,这怎生是好?”说着,随即更衣换帽,迎到庭前,匍匐下拜——

祖母奶奶叫几声,孩儿是不忠不孝人。

“冤家,我不要你有礼,且来问你:为何私自下凡,杀了地方官兵,又杀杨家三军,不是包拯上天去查问,我和你父王还不知你在东京吵到这种功程。本来,你父王发怒,命托塔天王带天兵天将来捉拿你回去,狠狠的处治于你。我听到这话,随即和你六个姐妹去你父王面前求情,说是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的,犯了错就改过,不就好了吗?你父王挨我劝呀劝,心也就劝软,毕竟是自肉割不深,摸摸有点疼,就叫我和你的姐妹们下来带你回宫,不要在人间吵闹。孙女,你看这样可好?”“奶奶,好是好的,不过……”“不过什么?”“奶奶呀——

我到东土已三载,看惯了山也秀来水也清。

父慈子孝兄弟敬,男耕女织相互亲。

人间处处是春色,丢不开凡间好光景。”

“哎,你这就过于恋凡了。人间山清水秀,鸟语花香么,它还在天底下呢。我们在天宫居高下望,不是看得更清?这有何可惜呢?”

“祖母,我还有,”“还有什么?”“还有——

东库金,西库银,满箱珠宝,

前厅堂,后楼房,玉石砌成。

庭前还有桂花树,香飘十里赛黄金。

这都是我亲亲丈夫崔文瑞,十磨九难才造成。

如今跟你天堂上去,丢在凡间给何人?”

“孩儿呀,敲锣听音,听话听情,千间房屋,财宝金银,你都可以随身带走,别的嘛,我看你就是丢不开崔文瑞一个人。”“奶奶呀,你竟是仙中之母——

这就看到我的心,不妨且来说分明。

亲亲丈夫丢不下,还有婆婆他母亲。

要我随你归上界,妻到天边夫要行。”

“冤家,你这就出难题目我做了,奶奶可做不了这大的主!”“奶奶呀——

依不到我这句话,情愿不要命残生。”

说着,从怀中摸出一颗红丹就往嘴里塞。王母一见,连忙上去一把夺下:“冤家,你怎还像小时候的宝宝脾气。这个鹤顶红不能玩,吃下去要送命的,乖乖,我魂都把你吓掉了。好,好,不要来气,奶奶一定依你。”“好哇,依我,我就来作准备。”

张四姐来到后房,向婆婆和崔文瑞说了前因后果,又对赵氏婆婆说:“婆婆,我要上天啦。”赵氏婆婆一把背住四姐,“儿呀——

你倒回转天宫去,丢下我母子靠何人?

仇未报来冤未伸,我母子哪有命残生。”

“婆婆呀，你千放心来万放心，把你们带了一同行。

所有深仇并大恨，我已禀告了包大人。”

这遭，张四姐把吸将宝瓶打开，口中念动真言，将包大人的七个校尉和杨家两千五百个兵将通统放走，回到天波府点兵校场，兵将归营，刀枪入库，各享太平。

张四姐对王母说：“奶奶，请你们到屋外去，我要收拾家产哩。”她就呼来一阵风，把房屋吹腾空，连她婆婆和崔文瑞，一概收进宝瓶里。说声：“奶奶，时不我待，我跟你走——”

八朵彩云乘东风，飘飘荡荡上虚空。

云头落在灵霄殿，玉帝面前见尊颜。

张四姐跪在前面，六个仙女跪在后面，王母坐在玉皇大帝的旁边。七个仙女齐齐一声：“孩儿叩见父王！”张四姐连忙又接上一句——

“父王哎，孩儿犯了天条律，凌迟碎剐总嫌轻。

你就看看祖母面上份，留儿一条命残生。”

哎，玉皇大帝也像天下父母的心一样，听到孩子在外面惹了祸，恨不得一刀把她剁煞得；等到孩子到了面前，吓得两滴眼泪往下一挂，又赶紧抱到怀里：不要哭，再哭我当真要打呱！玉皇大帝见四女跪在面前，两滴眼泪一抛，怒气也就消了一半。就问：“母亲大人，你在凡间跟这冤家是怎么说的？”“皇儿，别的条件我总不允，答应将她的婆妈和丈夫崔文瑞一起带随身的。如今就听你的发落了。”

玉皇大帝听到崔文瑞这个名，忽有所悟：“啊呀，他是东斗文曲，到东京崔祝明家投生还愿的。转眼之间已有二十多年了，早该让他脱俗还原成其本位了。如此——

他们母子没处蹲，月宫里面去修身。”

张四姐对王母望望，意思是，祖母呀，还有我呢？王母娘娘心领神会，遂说：“皇儿，这四冤家我在凡间答应她夫到天边妻随跟呱。”玉主一听，很不高兴：“母后，你怎替我作这个主呱？”“皇儿，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。

水有源树有根，神仙也要有子孙。

如果老王不成婚，哪有小王治乾坤。”

玉主听王母这么一说，对他母后也无可奈何。罢、罢、罢——

“四女也到月宫去，三人同去重修行。

月中幸有空田地，中央桂树种两株。

文瑞陪吴刚酿桂酒，四女伴嫦娥抒广袖。

但等功德修圆满，灵霄宝殿上再封赠。”

黄立清 演唱
吴根元 搜集整理

药王宝卷

九殿阁君都市王，当年原是卖药郎。
西沙叫他卢功茂，东沙人讲张九郎。
其父名叫卢奎德，慈母郑氏老高堂。
家住山东蓬莱县，鸠桥镇上开药房。

卢奎德所生一子，名唤功茂，是上界药仙童子转世。仙童临凡，生长不难，自小随父在药房长大，耳濡目染，深明医道药理。卢功茂长到一十六岁，由亲友为媒，娶了霍氏小姐为妻。霍氏小姐是九天仙女下界，才貌无比——

面如桃花初开放，口似樱桃一点红。
双眉弯弯初三月，眸若秋波善传神。
开口先带三分笑，能言善辩又聪明。

可是他们成婚不久——

父母先后归天去，丢下他夫妻两个人。
夫妻二人年纪轻，不会当家过光阴。
霍氏只知做针线，功茂在书房习五经。

众位，开药店是一个暗行生意，很能赚钱，所谓神仙不识末药。进货是用簸箕畚畚，卖出是用戥子戥戥，用车推船装的药材不值钱，抓在手掌里一点点的东西值大钱。他们小夫妻二人，一个绣花，一个攻书，从不上店堂问事。店堂里的货物进出，全由师傅、伙计们作主。这些管账、师傅、伙计见有财可取，便串通一气，把贵重药材卖了饱入私囊，不值钱的草药充塞货架，看看货物不少，实则值钱的药材不多。药材品种不多，照方配不齐全，以致门前生意清淡。不到一年时间，药店关门停业，师傅、伙计也自行散伙。

药店关门第一春，变卖残药度朝昏。
店堂关闭第二年，夫妇出门讨赊欠。
三年还未到冬天，锅下无草上无粮。

那天，日上三竿，霍氏还没去厨房烧早饭，卢功茂就问了：“贤妻，现在时光不早，肚里饥肠辘辘，厨房里怎锅不动瓢不响的？”“相公，锅不动瓢不响么，是因为屋上的梁在响，座下的凳在响哩！”“贤妻，此话怎讲？”“相公，这话你总不懂，梁响断梁（粮），凳响断凳（顿），我们家已盖锅断顿没烧没吃的了。相公哎——

坛子里炊米无半升，灶前烧草没一根。
锅瓢碗盖都不动，釜冠盖得紧腾腾。”

卢功茂一听，毛骨皆惊：

“贤妻哎，我家三载之前富得很，今朝怎穷到这功程？”

卢功茂长叹一声：“贤妻，这一寸三分口，喉咙万丈深，家无营生做，吃断斗量金。常此下去，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”霍氏说：“相公，你晓得坐吃山空么，我们就该想办法找营生做哇！”“贤妻，我们开店没本钱，种田少力气，做什么营生呢？”“相公，我家后院里空地

多哩，用锄头倒伐倒伐，拿瓦砾拾拾刷刷，做成垄子，种上葱韭大蒜、黄瓜茄子，我们就靠种菜谋生。俗话说，种菜比种粮好。种粮，忙上一年只收两熟；种菜是什么季节种什么菜，一年四季总有卖。”

这下，小夫妻二人，起早更，坐黄昏，天光未亮又起身。在后院的空地里翻土播种，浇水捉虫，忙了种菜。哎，抛荒多年的土地里，水肥土松，长出的菜郁郁葱葱，又大又嫩。

韭菜叶子像菖蒲，大蒜头子像葫芦。

一根黄瓜重二斤，倒挂茄子像油瓶。

霍氏说：“相公，园里韭菜嫩夭夭，好割起来上街去卖了。”卢功茂把韭菜割起来，横七竖八，乱头蓬松对菜篮里一捧，两手捧住扁担，摇摇晃晃，挑上街去。

这个店家公子初次出门抛头露面卖菜，觉得是丢人现丑，不好意思抬头见人。于是把菜担对行人稀少的巷口一顿，人对菜篮旁一站，既不喊卖菜，也不招呼人买菜。就这样，从早站到中，无人问一声；从中站到晚，无人买一根。卢功茂想想倒恨起来了——

“人说世上三样苦，打铁撑船磨豆腐。

我说世上有四样苦，种菜还不如磨豆腐。”

卢功茂正在叹苦，有一个算命先生，一手拎一个“报君子”，一手操一根“明杖”，头一昂，眼一闭，“笃、笃、笃”用明杖敲地向前探路。瞎子不曾摸得准，两脚绊了卢功茂菜担的绳索，“啪秃”一声，连人带棒对菜篮上一伏，菜篮翻身，韭菜翻落满地。卢功茂说：“喂，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，绊翻了我的韭菜，叫我怎么好卖？”瞎子从地上爬起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没双眼睛的苦。”这时，卢功茂才发现他是个瞎子，就说：“瞎先生，你苦还没我苦。我们夫妻两个种点菜，挑来街上卖，从早站到现在，还不曾卖掉一根菜，家里还等我卖了菜买米回去下锅哩！”瞎子说：“罪过，罪过，怪我，怪我，卖二斤给我。”正在瞎子买菜的时候，旁边来了一个近视眼的人。他见有人卖菜，也弯下腰去抓把韭菜放眼下看看，横相竖相，开口就念：“这哪是韭菜？韭菜叶子没这么阔，这不是菖蒲草就是绿花葱——

“你不要晴天白日糊弄人，骗人钱财没好收成。”

挨这近视眼用句浪吊子话一冲，生意不曾做得成功。卢功茂——

挑起担子站起身，气气闷闷转家门。

跑呀跑，经过一家烧饼店门口。烧饼店老板问：“小伙子，韭菜不曾卖得掉，可与我换爆灰？”卢功茂放下菜担，顺便歇歇力，说：“老板哎，人霉么也不曾霉到这样子，用韭菜换你的烂爆灰！”店老板哈哈一笑：“你这冒失鬼，哪世里种过韭菜的。你晓得我这是什么灰？是砻糠灰，是培育韭菜最好的东西，人家要换还换不到哩。”卢功茂经他这么一说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恨气说：“一个钱卖掉老子——一世不叫了。”

卢功茂一担韭菜换了一担爆灰，轻飘飘，往家挑。谁知老天不公，又刮大风，一路上灰尘缭绕——

路上行人睁不开眼，轻灰袅袅上九霄。

霍氏小姐在家盼到中过晚，见丈夫空担回来，满心欢喜，笑嘻嘻上前迎接。走近一看，挑回的是半篮子草灰，就问：“你把这点草灰挑回来何用？”卢功茂说：“小姐哎——

时来凶化吉，人霉吉化凶。

韭菜挑到街上卖，遇到一些蠢弟兄。

有的说它是菖蒲草，有人说它是绿花葱。

从此无人买我菜，饿得我后背靠前胸。

回来经过烧饼店，换担草灰回家中。

谁知又遇刮大风，拿草灰吹了上天空。

小姐哎，别人家养鸕能游水，我养鵝鴨沉水中。”

霍氏小姐大贤大德，知道丈夫的苦处，就说：“相公，初次做买卖总有三天生，这叫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做了三趟就透熟。今天卖菜不顺利，不要往心上记，今天不着，明天再来。”卢功茂听妻子这么一劝，心上宽慰一半，就问：“明天要不要再上街卖菜？”霍氏说：“明天不割韭菜，把黄瓜摘上街去卖。”

一夜话语休提表，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卢功茂一大早去园里摘黄瓜。他想：昨天韭菜不曾扎扎齐，没卖相，人家不买我的菜；今天拿黄瓜上的丁丁疙瘩刮刮清，卖相总不差吧！于是他一边扯，一边刮，拿黄瓜刮得光滑滑。

挑起担子离开家，街坊上去卖黄瓜。

那天是四月初一，八殿平等王圣诞，城隍庙做庙会。卢功茂就想：前天出门，不好意思见人，把菜担歇在人少的地方，韭菜没有卖掉。今天去赶热闹市口，人多货多，货多成市，生意一定不差！

一脚高来一脚低，城隍庙前去做生意。

这天城隍庙前广场上人多哩。打卦相面，杂货小店；卖香卖烛，卖鱼卖肉；瓜茄果菜，样样有卖；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常。卢功茂把黄瓜担子对人多地方一歇，嘴上招呼不及，“卖瓜啊，卖黄瓜——

我这黄瓜不长丁，冷拌生炒好当点心。”

一个怀抱小孩子，手提竹篮的妇女来到他的黄瓜担前，拿起黄瓜仔细看看：“你这是什么瓜？”“黄瓜。”“黄瓜身上怎不长丁的？我看不是黄瓜是菜瓜！”“不，黄瓜上的丁挨我刮掉的，无丁的好看。”“你不要冒充，不上你的当……”旁边一位老婆婆见她们在争论，也凑上去拿起黄瓜在手上摸摸看看，说：“黄瓜是黄瓜，不过，黄瓜丁子挨你一刮，浑身淌水，存放不住，吃起来瓜味不鲜。”也有人说：“冒失鬼卖黄瓜才刮丁哩，哪个买你的！”大家七嘴八舌，把黄瓜说得一钱不值。就在这时——

只听一阵锣鼓响，人像潮水涌起来。

四乡八镇的狮子、龙灯队来城隍庙参会。人跟灯跑，涌起来如潮。这下，一些做买卖的人就忙着搬摊子、顺车子、让担子，倒出一条空道让舞狮子、调龙灯的队伍进庙。哪晓得看热闹的人啊，人与人争先夺路——

龙灯还么转得过身，庙门塞得紧腾腾。

挤得人都没法撑，像油榨箱里加木砧。

卢功茂挨轧得两手只顾护住黄瓜担子，双脚却被人流踩落一只鞋子，连忙去找鞋子，又被人踩翻了黄瓜担子。只听得“噼叭、噼叭”几十声，黄瓜踩得碎纷纷。卢功茂喊声：“不好了——

黄狼专拣病鸭子咬，菩萨也揪我落难人。

一担黄瓜成齑粉，六十天汙水付东流。

卢功茂气得咂咂嘴，蹬蹬脚，挑一副空篮回到家中，对被窝里一攻，着闷肚子气。霍氏小姐在菜园里浇水，见到丈夫早早进门，就赶忙回来向丈夫讨喜讯：“功茂、功茂，”没回音。“相公，相公，”没人答。霍氏说：“人呢？人到哪里去啦？”她头对房门里一伸，见被窝里有人翻身。霍氏走过去掀起被头，摸摸卢功茂的额头：“相公，你怎么啦——

可是辛苦累坏了你，筋骨疼痛欠精神？

可是路上遇邪恶，寒热毛病上了身？

可是做事不谨慎，失落钱包心里疼？”

卢功茂听妻子这么一问，更觉负屈，有苦难言。只急得“哇啦”一声——

“贤妻哎，我时不济来运不通，阴沟里航船也失风。

六月里跑路冻坏脚，九天里作酱生蛆虫。”

霍氏说：“相公，你究竟哪里不舒服，可以对我讲来？”卢功茂这才从被窝里坐起来，揩揩眼泪，抹抹鼻涕，把黄瓜刮丁、城隍庙兴会、龙灯进城、人潮拥挤等情形说了一遍。叫声：“贤妻哎！”

千万个人争看灯，拿黄瓜踩得碎纷纷。”

霍氏说：“何苦，何苦，你不好拣人少的地方去！这样，明天你看家，让我上街去卖。”卢功茂对霍氏看看，从她头上相到脚上：“嗨嗨，你是吃了灯草灰，放的轻飘屁，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子？一双金莲脚，一步踏三踏；身像马蜂腰，哪经重担压。不要说挑菜上街，就是空身跑路也要挨风刮倒哩？”“那我们一同上街，你挑担，我看秤，做你的帮手。”卢功茂想了想说：

“你呀，千不能来万不能，千万不可出家门。”

霍氏问：“我为什么不能上街？难道怕街上人把我吃掉！”“不是怕人吃你，就怕有人抢你。你可知东门有个恶棍陈老虎，依仗他干父南霸天的恶势，在鸠桥镇结帮行凶，欺行霸市——

看中了美貌年轻女，强抢回去填新房。”

霍氏一听，浑身松劲。“这么说，你又不会卖菜，我又不能上街，我们二人就分开各自寻饭吃吧。”卢功茂听妻子说把他分开，立即从床上跳下来，一把背住霍氏手：“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你不能两分开。”霍氏说：“不要做这种哭癞宝腔，我当真舍得与你分开？我们是明分暗不分，日分夜不分，在锅上锅下分一分各自的营生。”卢功茂说：“怎么分法，做什么营生？”“我帮人家绣花做针线活，赚到钱，买粮买油盐，管锅上有煮；你是男子汉，肩能挑担，手能提篮，上山去樵柴，管锅下有烧。分嘛，就这么个分法。”

他就操起锛斧，十里荒山去樵柴。

卢功茂来到十里荒山，只见群山层叠，树木葱茏，好一派壮丽景观。乃随口赞曰：“巍巍乎，尧舜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一口仙气，惊动玉皇大帝。玉帝用慧眼一看，知道是药仙童子遭难在十里荒山樵柴。这是他十磨九难已到尽头，该派他时来运转了。于是打发韦驮天尊来到十里荒山召来五路土地、八方神仙，把川山贝母、云贵三七、龙江人参、山东全蝎，通统献上山来。卢功茂一见，山上的柴禾堆了一大片，吸吸气伸伸腰，把柴禾捆捆扎扎往家挑。

接连挑了三天整，柴房里堆得密层层。

霍氏走出来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：“相公，这些柴你从哪里樵来的？”“东门。”“东门呀，东门同裕丰药店的盗案还不曾破哩！”“不，我在南门……”“南门！南门协和园药库被窃，还正在追查哩！”“贤妻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不是偷盗来的什么药材，是在东南方十里荒山樵来的树柴！”“这不是树柴，总是些名贵药材。不信，你放嘴里尝尝看。”霍氏抽一支黄连草，对卢功茂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“吐、吐、吐”，吐总吐不及。怎？苦味钻心。霍氏又拿一根甘草，对他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喉咙里“叽咕、叽咕”，咽都咽不及。怎？甜味透心。霍氏拿一根硬柴说，这是桔梗；拿一根软草说，这是柴胡。霍氏就点给卢功茂听了——

“点药名来点药名，百样药草说分清。

上有天上天花粉，下有地上土茯苓。

冬虫夏草秋石散，春葵子不堪入药名。”

卢功茂尝了三百六十种药草，霍氏点了天上地下、春夏秋冬七百二十样药名。一个是一

药仙童子再世，一个是九天仙女临凡。她们——
既是彩凤双飞翼，更有灵犀一点通。

卢功茂说：“贤妻，我们有这么多药材，你也毋须绣花，我也不用樵柴，可以重操旧业，施药行医了。”于是就把柜台倒倒刷刷，药箱洗洗擦擦——

父店子重开，泰和堂招牌又挂出来。

这下，惊动了四城八乡村，街头巷尾在议论。有人说：“卢奎德的儿子发财啦，药店又重新开张窸。”也有人说：“发棺材，家里穷得锅盖总掀不开，还不是把多年的陈药、剩草烂竹叶、冬瓜皮的蛀屑粒，倒出来骗钱。”

店门开了七天整，利市不发一分文。

霍氏向卢功茂说：“相公，信了你的话，要霉一夏。开门七天了，真是阎罗王开酒店——鬼总不上门。”卢功茂说：“小姐，你别急，俗话说，生意不上门，是言语不到家。让我来写出金字招告来，上写：‘泰和堂老店新开，重挂招牌，精制南北丸散膏丹，广采各路道地药材，倘蒙识者惠顾，施药三天不取钱财’。”

金字招告贴出门，求医取药闹纷纷。

那天清早，一个牙痛病人，双手捂住嘴，口中只是哼：“卢先生，人家说牙痛不是病，哪晓得痛断我的命，可有什么治牙痛的药呀！”卢功茂说：

“牙痛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点药名。

端尖果子一点红，长在草上像灯笼。

人人说它没用处，拌和冰片治牙虫。”

用药一搽，立时止痛。

牙痛病人才治好，后面又来请先生。

后面来了哪个？一位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双目肿得像红桃，路也看不见跑，由她母亲搀着来的。“卢先生，我这女儿眼睛肿到这种样子怎得了呢？”卢功茂用手摸摸，仔细对她眼睛上看看说：“有办法——

火眼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开药方。

你要眼药方，明沙共牛黄。

加上青鱼胆，一点千里光。”

眼药一涂，红肿立时消除。

前面病人走过去，后面又来请先生。

“卢先生，帮我看一看害的底高病？嘴里不要吃，浑身没气力。”“啊，你将手伸过来，把嘴张开来，我来替你看一看、搭个脉。”卢功茂两指切住他的脉，脉跳乱而促，望望他的舌尖苔，腻浊而苍白。卢功茂说：“你口里发干，饮食不贪；热不像热，寒不像寒，心上不适，忧忧郁郁。”“先生，我就是这种毛病，请你出点心替我看啊。”“这，你放心是了——

口里常作干，饮食又不贪。

要得毛病好，重用兑金丸。”

三三两两传得快，惊动多少求医人。

“卢先生，帮我看病哎。”“你哪里不舒服？”“我头不能见风，夜间常做恶梦，神魂不定，心上板结。”“啊——

你这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点药名。

川芎治头痛，离魂用砂仁。

紫苏能发汗，补药用人参。”

头痛毛病看过去，气喘病人又来临。

“卢先生，帮我看咳、咳、咳嗽病哎。”卢功茂对他望望说：“你是哮喘病哎。”“是，是，喉咙作痒，气短要喘，痰在喉咙里转。”“痰咳不出来，我有办法——

贝母一钱重，百部加天冬。
橄榄去心火，化痰用橘红。”

前面看过后面跟，肚痛毛病又上门。

一个胖的汉子，双手捂住肚子，进门就问：“卢先生，我这肚子疼，疼起来连肛门，泻又泻不出，泻不出肚又疼，帮我开点药试试看哎。”

“肚痛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点药名。
川椒共红糖，葱白加生姜。
再用川桔子，煎汤治肚疼。”

肚痛病人还不曾走，后面有一个病人等急了发火：“卢先生，你放快点，我春天多吃了芥菜，身上发芥菜癩，痒起来没法抓，恨不得要用刀来刮。”卢功茂连忙把他的上衣解开一看：“你这个不是芥菜癩，是贩大麦的客人！”“啊呀，我害的痒疮！先生，可有妙药可治？”“妙药难说，我替你开个秘方——

胡椒共槟榔，研末拌硫磺。
布裹疮上擦，医好你这脓窝烂痒疮。”

痒疮药方才配好，后面病人又来临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嫂，抱来一个五、六岁的老小，肚子胀得高过头，双手在上轻轻揉。“卢先生，我这老小肚子胀，两天不曾吃茶饭，今朝惹了鬼，肚里又泻水。”“嫂子，这不是惹鬼，是吃得太多，食物在肚里转不动，叫积食病。”“先生，可有药吃？”“有，用药三帖，禁食两天。

水泻使君子，腹胀嚼山楂。
肚中积饮食，仁曲大麦芽。”

卢功茂从早看到中，不曾放点松；从中看到晚，不曾偷点懒。忙得腰酸背疼，正打算站起身，活动活动身子，一位身裹破棉袄，头戴老毡帽的老头儿，跌跌撞撞轧进门来：“卢先生，别、别关门，帮我看、看看这寒热毛病。”卢功茂说：“你这好像是鬼毛病，是每天来一次，还是隔天来一次？”“开始是天天寒交热，现在是隔天热交寒。”“啊，这是病转虐，甭用药，鬼毛病还用鬼办法——

乌珠用七只，桃条用七根。
白钱纸三卷，深夜送出门。
治好间日子，务必甭做声。”

这个病人离店门，又有人喊卢先生。

“卢先生，帮我看这重脚膀哎。”卢功茂把他的裤脚管撩起来一看，小腿灯光照亮，肿得如急鼓一样。“啊呀，你这是流火破皮，神仙难医。”“先生，可有点办法？”“办法是有格。我先父在世时，我见到一位山东佬，来看流火脚。他的流火脚，三尺白布只够缝只袜，穿上去还是紧夹夹。我的先父就对他说呱，你回去用——

一束陈稻草，二张青黛皮。
三支芭蕉根，四把井底泥。
要得消肿快，再加冬瓜皮。

除此，我还有个好秘方——

马脚合，瘪郎当，既不圆，又不方。
人人说它没用处，手心拍拍贴烂膀。”

开诊施药三天整，银钱未收半毫分。

卢功茂说：“贤妻，开门三天了，生意倒不小，买油盐的钱总不曾寻得到，这种赔本的生意做到何时呢？”“相公，你不要着急，光图眼前生息；要得财源广进，还必须再写招告张贴。”霍氏随手拿一张梅红纸，一支乌木笔，对卢功茂面前一放：

“相公，我说你写：泰和堂老店新开，采尽天下珍奇药材，买不着的药到本店来买，治不好的病上我泰和堂来。专治伤痨鼓膈、狗咬蛇毒，不但能治疗疮走癀，人死七天还可号脉！”

招告一挂不打紧，惹出连天祸来临。

什么连天大祸？本镇南街有个陈百万员外，娶上三房妻妾，才生到一个独子叫陈龙。陈龙三岁有个阎王关难逃，阳寿一到，阎君出票，一命呜呼。

员外躁得肝肠断，三个院君泪哭干。

陈员外的两个安童上街到棺材铺替这“讨债鬼”买棺材的，路经泰和堂门口，只听三三两两的人在讲：这个药店的先生本事好哩，能治各种无名肿毒，人死七天还能号脉。

安童听了这奇闻，不买棺材就转家门。

将身来到高楼上，禀告员外老大人。

陈员外忙问：“真有此事，你在哪听说的？”“不假，是一众市民在泰和堂药房门前看招告说的。”“如此，真是苍天有眼，我不该绝后，小儿有救。你们赶快动手，把小龙用困匾抬了去。”这下，安童把陈龙的尸体抬了往泰和堂跑，陈员外夫妇跟在后面哭嚎啕——

“菩萨把我儿救回生，重香重烛谢灵神。

药店里先生把我儿救还魂，金匾高挂谢恩人。”

急急行来急急奔，哭哭啼啼进店门。

卢功茂一看，眼睛发暗。这个人病重哩，怎抬得来的，哭得来的。伸手对被窝里一摸，身子挺硬，像块冰棍，手对外缩总缩不及，放趟子就对后堂上跑。“霍氏，不得了窾，人家抬一个呆货来窾！”“不要慌，让我去望望。”霍氏来到前堂，把死尸盖的被褥掀起来一望，这小子眼珠落膛，脸上蜡黄；皮肉还能推得转，鬼使捉他还曾走多远，可以追得打转。哎，她毕竟是仙女临凡，追魂不难。她转身到药柜里找呀找，找到一种三世还魂草；翻呀翻，还有七世追魂丹；两药煎成汤，一直追到鬼门关。把陈龙的牙关撬开——

灌上一口汤，眼睛有点光。

灌进二口汤，睁眼看爹娘。

灌上三口、四口汤，轻轻说话响琅琅。

员外喜得心花放，院君叩头谢上苍。

陈员外儿子得救，喜不自胜。回去请了一班道士一班僧人，诵经拜忏，超度先祖，重谢神明。

又作金字大红匾，“妙手回春”谢先生。

不提陈家多高兴，再讲地府一段情。

一班鬼使凭票将陈龙捉到鬼门关，坐下来吸袋烟，聊聊天，好进关交差的。谁知眨眼之间，不见陈龙的鬼影，差使们立刻就往原路上追。阴风闪闪，经过泰和堂门前，只见陈龙苏醒还阳。原来捉人的票子，被陈员外家堂宅神收去了，手上没票，不能捉人，只好气塌塌回转向阎君禀报。五殿阎君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泰和堂竟有如此妙药，把我们捉来鬼魂追了打转！”再掐指一算：“啊，泰和堂药房是药仙童子和九天仙女开的，这就奈他不得了。”

五殿阎君站起身，奏与玉皇大天尊。

玉主，如今阳间没有死来只有生，我这阎君也做不成。

玉主说——

阎君又不舞弊，地府不错捉人。
如若容他乱追魂，转轮王从此就无营生。
玉主发怒说一声，玉磬三响召仙人。

八位仙人听到玉磬一响，连忙来到御宰台前，站立两边，齐道一声：“天主在上，召徒何事？”玉主说：“凡间有一泰和堂药店，是药仙童子卢功茂开设、九天仙女霍千金施药。她在凡间滥施灵丹，与地府阎君作对，闹得凡间不死只生，阴阳轮回受阻。你等是龙华会上的弟子，百般仙法随身，有谁愿去破她的法，砸她的店，收伏他们还本修身，以解阴阳之结。”其中铁拐李逞凶，争先贪功：“玉主，我去，我去，用我的铁拐杖，砸它个稀巴烂。”吕洞宾说：“拐先生甭夸海口，甭去现丑，你晓霍千金是多深的道功？”其他六位仙人说：“吕大仙说得对，你这拐手舞脚不是她的对手。”玉主说——

“拐李先生你不要争，纯阳老祖下凡尘。”

吕洞宾身坐银鬃马，肩背青锋剑，一变二变，变作白面书生模样，来到泰和堂药店。哈口仙气，把宝剑化作百两黄金，对手上一托，往柜台上一搁：“卢先生，到你宝号买一剂药。”“可有药方？”吕洞宾假意在袖管里摸一摸，又在衣袋上拍一拍：“啊呀呀，我这人性子急躁，作事毛糙，怎忘了带药方。”“可记得是哪几样药？你说，我用笔录下来。”“先生，这我记得，一共六味：是顺气散、消毒丸、和气子、养命丹、长生草、义沉香。”卢功茂拿药方对镇木下一压，进去翻箱倒笼寻药，找了半个时辰，也找不到六味奇药，但又舍不得这百两黄金，就借口说：“客官，对不起，这些药是我家管账先生收的，今天他外出要账，不在店里，你如不急用，明天来拿吧！”吕洞宾拿百两黄金放柜台上敲一敲说：“黄金留给你收好，明天来取药。如若明天——

交不出这六样药，要砸烂你的店招牌。”

吕洞宾一走，卢功茂上楼对霍氏发火：“霍氏，你多手多脚，乱动我堂里的药，客人立等要，我翻箱倒笼总寻不到，你把它放哪去了？”霍氏问：“你这无名火向哪个发？也不说说清，哪个买，要哪些药？”“呶，刚才有个白面书生，身带百两黄金，要买这方子上的六样药。”霍氏看了看药方问：“他人呢？”“人被我回走了，黄金交在店里，我约他明天来取。他还说——

明天交不出这六样药，要砸烂我们的店招牌。”

霍氏说：“明天你在后堂，我上柜台去卖给他。”“什么，你去卖给他，不能，不能，我不爱这个臭财！”“你不要存鬼心，我肯卖给他？你愿我还不肯哩，我去把几句话他！”

东天日出宝莲开，主仆二人上柜台。

霍氏扮作女店主，梅香堂内当听差。

吕洞宾一早来到泰和堂，马对樟树上一系，回头见两个女子在店内张罗。吕洞宾是八仙中有名的贪色大仙，一见那霍氏窈窕之身，绝色之貌，一眼不眨盯住这位女神。心想：她是妲己转世还是西子再生？正在那想入非非神颠魂倒的时候，霍氏喝声：“呸——

你这油头小光棍，清清早起闯上门。

眼不眨来气不伸，莫非是花痴失灵魂！”

吕洞宾听她一喝，倒受一吓，这才想到是来买药的——破法的。“哎，我是昨天来宝号不曾买到药，店主约我今天来取药的。不过，昨天是一位男老板，今天怎是你女主人，所以我不敢冒认，又不便动问，故而多看了你几眼。”“啊，我当你是油头光棍，走错家门，上门相亲的呢？相亲么也不要相你的姑奶奶。昨天的男老板是你姑奶奶的东君！”“呀，犯了充军？一夜之间他犯了什么罪就罚充军！”“你把耳朵拉拉长，听听清，不是充军，是东家之东，夫君之君，是你姑奶奶的夫君！”“哦，是你的夫君，他今天怎不来店里？”“唉，别提了——

今宵睡到二三更，犬儿叫得不绝声。

乒乒乓乓敲店门，只道是海盗上岸抢人参。”

“挨抢掉多少人参？”“不是海盗上门，是——

一顶轿子两部车，接我的先生上东沙。”

“东沙人请他去做什么？”

“东沙地方灾难多，家家户户要医脓窝。”

“他可曾对你说，我有百两黄金存给他，今天来取药的！”“有这话的。我问你，这毛病是你家哪个害的？”“是我娘害的。”“害的什么病？”“她呀，害的稀奇古怪病——

一月不吃撑心饱，连吃五顿腹中饥。

三伏炎天要烘火，数九严冬不着衣。

又不是个鬼毛病，天上人间没药医。”

霍氏说：“讨债鬼，这毛病不是你娘害的，是你没有人生父母养的人说的梦话！”“你说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，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“你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你可有哥弟？”“我又不是独杆子。”“你可有妻室？”“我又不是光棍。”“你可有儿女？”“我又不是绝下代。”“你家可种田？”“我又不吃街沿石。”“来呀，要的六样药总有了。

孝顺父母顺气散，兄弟相亲消毒丸。

妯娌和睦是和气子，田中五谷是养命丹。

生男育女是长生草，贤良妻子是义沉香。”

吕洞宾说：“不啦，百两黄金就买你这几句话？你还不晓得我的脾气哩，我买东西喜欢饶饶刮刮的。买酸醋要饶酱油，买鞋子要饶楦头，你还要饶四样给我呢！”“好的，你说出来我饶给你。”“我要天上的三分白、一点红、悬空挂、锦包龙。”“好，你听着——

东天放毫三分白，日落西山一点红。

北斗星辰悬空挂，乌云一裹锦包龙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要饶仙人中的……”

“你要饶仙人的？好，我饶给你。”

吕洞宾脸上三分白。

“不好，她认得我的。”连忙把脸转过去面向外。

“讨债鬼，你可是没脸见姑奶奶，把脸背过去？”“不，我是看你对门豆腐店的驴子把磨子磨翻了。”“说你的梦话，只有驴子磨拐脚，没有驴子转翻磨子的。别扯淡，把脸转过来，我饶把你！”

锺离脸上一点红，拐李葫芦悬空挂，采和花篮锦包龙。”

“不饶仙人，我要饶古人。”

“刘备脸上三分白，关公脸上一点红。

张飞拖刀悬空挂，赵云救主锦包龙。”

“不饶古人，我要饶女人。”“好的，饶把你。”“饶把我，要打包袱跟我走！”“呸，你想总不要想，姑奶奶饶几句话把你。

我花粉搽脸三分白，胭脂涂唇一点红。

耳戴金环悬空挂，怀中抱子锦包龙。”

“我不饶女人，要饶男人。”这时，正巧有个上街卖草的瘌痢头男子，挑一担麦草从药店门前经过。霍氏招招手：“卖草的你过来。”这瘌痢头还只当买他的草哩，就放下担子赶紧走过来问：“可是买草？”“过来，我对你说句好听的话。”瘌子只当这小姐替他做媒哩，赶快把头伸过去听话。霍氏手又速，脱去瘌子头上的帽，用指甲猛力一抓，瘌屑子往下乱飘，鲜血往外直冒，瘌子痛得眼泪珠抛。霍氏说：“讨债鬼，我饶把你。

瘌屑子飘飘三分白，冒出血来一点红。

两滴眼泪悬空挂，结好瘌疮锦包龙。”

瘌子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你拿我瘌子开心，这世里总甭想嫁到好男人！”霍氏连忙打招呼：“瘌先生，对不起你，我来用药替你医。这叫瘌有瘌疮，我有秘方，三钱雄黄，四钱地黄，医好瘌疮，头发长得乌黑发光。

满头乌发黑茵茵，辫子拖到后背心。

壁虎子忙来把媒做，织布娘子家去招亲。”

瘌子一听笑颜开，挑起草担就上街。

“讨债鬼，你可服输？”“服输？我还要饶长翅的、会飞的。”“啊，我饶给你：

喜鹊身上三分白，鸚哥嘴上一点红。

黄鹰展翅悬空挂，画眉登窝锦包龙。”

“我不要飞的，要饶树上长的。”“要树上长的？好，你听着：

梨花开放三分白，桃树花开一点红。

柿树结果悬空挂，石榴结子锦包龙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果树上的，要饶菜园里的。”

“萝卜花开三分白，苋菜出世一点红。

黄瓜豇豆悬空挂，茄子结得锦包龙。”

“我不要地上的，要饶长在地下的。”

“蒜头身上三分白，生姜芽上一点红。

山药牵藤悬空挂，百合瓣子锦包龙。”

“饶了地下的，我还要水上的。”“好，饶给你。

乌菱花开三分白，荷花出水一点红。

结起菱角悬空挂，莲籽结得锦包龙。”

“讨债鬼，你可还要饶什么啦？”“要。还要饶四样：大如天，软如棉，甜如蜜，苦黄连。”

“父母双全大如天，足头登妻软如棉。

怀中抱子甜如蜜，老来丧子苦黄连。”

“还要饶——明如镜，理不清，硬如铁，辣如姜。”

清官断案明如镜，赃官审事理不清。

弟兄作对硬如铁，后母之心辣如姜。

吕洞宾说：“心狠手辣的后母我不要，我要千个眼、一条心、悬空挂、放光明这些东西哩。”“好，饶给你拿着它早点死走，不要蹲我这里害我！”

“灯笼圆圆千个眼，蜡烛圆圆一条心。

手提灯笼悬空挂，肚里点火放光明。”

“讨债鬼，外面时光不早，肚里不饱，饶给你一盏灯笼火，好早点死走了！”吕洞宾难不住霍氏千金，心想要走，又怕回去不好向玉主交差，就在那眼睛白翻白翻，嘴里哼哼唱唱——

“天上飞只大鹏，地上长棵梧桐。

梧桐旁边站个关公，手里拿了一本《中庸》。

上写：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”

接着他就说：“啊，我还要饶天上飞的，地上长的，旁边站的古人，还要在读古文！”

霍氏说：“这有何难，饶给你：

天上飞只大鹏，地上长棵紫竹。

紫竹旁边站个鲁肃，手捧一本《大学》。

上写：君子贤其贤，小人乐其乐。”

梅香在旁看不惯这死皮赖脸蛮缠不走的吕洞宾，就说：“我也饶一件给你，让你早些滚走！”吕洞宾说：“呀，你饶给我也要的。”“我饶给你？不要头想尖了戴笔套，饶一群蚂蚁给你——

天上飞的蚂蚁，地上长的枸杞。”

吕洞宾说：“蚂蚁怎么能飞？枸杞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这卵生，真是没有爹娘传教的东西，长翅膀的蜂蚂蚁不会飞？枸杞不是好药材？还亏你出门来买药哩！”“好、好、好，算你说得对，再往下说。”

“枸杞旁边站着我的表弟。”

“你的表弟，还算古人？”“怎不算古人？他害鼓胀病死的，人死了就叫‘作古’，怎么不算古人！”“好，就算是古人，他怎样？”

“手里拿了一张田契，上写：田不起租，钱不生利。”

“这田契上写的田不起租、钱不生利怎么可算是古文？”霍氏接口说：“你翻开四书五经看一看，这书上可有这八个字！”

吕洞宾破不了霍氏的法，甩上马背想脱身。

缰绳一勒，马头一抬，“噼叭”一声，屋檐上瓦片挨马头撞摔下来。吕洞宾晓得不妙，就先发制人，抄在霍氏前头说：“你这倒霉瓦，撞坏了我的宝马，拿药店全部给我，也不够赔我的宝马！”霍氏出口：“呸，你这倒霉马，撞碎了我的金瓦，把这霉马卖了，还不够赔我的金瓦！”吕洞宾又不曾说得过她，嘴里就扯淡，说些与正事不相关的话：“出门千日好，在家一时难。”“讨债鬼，你说颠倒了，只有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时难。”“你既晓得出外一时难么，我站到现在，时光不早，肚里不饱，也该烧点东西我点点饥。”“你要吃什么，我叫梅香去烧。”“你虽去烧，恐怕还烧不出对我胃口的东西呢？”“你说出来，姑奶奶没有做不到事！”“我要吃二合半、二合半金花白米煮成七大碗饭，还要犀牛角、红嘴绿鹦哥、望月汤等一百零八样菜下饭。”霍氏说：“梅香，去烧给这个讨债鬼。”梅香说：“小姐，哪来有金花白米呢？”“你这个笨丫头，金花白米末是用白米与粟米一和煮出的饭就是金花白玉色呢。二合半、二合半，用半升米煮出的饭装进我家的蓝花碗里，这个碗外面是蓝漆，里面是白漆，碗口上是金漆，三七就是二十一碗，你叫他把脚上袜子脱下，扳扳脚趾头数一数，还多十四碗奉送给他。”吕洞宾说：“还有菜呢？”“菜呀，竹笋不剥壳，可像犀牛角；菠菜不去根，可是红嘴绿鹦哥；百页炒韭菜，一百零九样，多几样譬如舍狗吃。”

萝卜切片烧一碗汤，你望一望，汤内可是明月亮。”

吕洞宾听了把眼瞪，哑口无言不作声。

将身跨上银鬃马，回转天宫再定章程。

身子对马背上一伏，一只脚踏在鞍上，一只脚荡在鞍下，灵机一动，又问：“小姐，你知道我是上马还是下马？”霍氏一见，难哩，说他是上马吧，他一只脚往下一踏，就是下马；说他下马吧，他将身对马背上一甩，就是上马。”霍氏眼珠一转，计从心来。立刻从柜台里跳出来，一只手对门梆上一搭，一只脚对户槛上一踏，一只脚提腾空，欲走不走：“讨债鬼，你知道姑奶奶送不送你？”吕洞宾想，如果说送，她将脚往门里一缩，是不送我；如果说不送，她双脚走出门外，又是送我。

吕洞宾在那转不过弯，横也难也竖也难。

只因霍氏道功深，我还差她二三分。

将身甩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转回程。

吕洞宾来到御宰台前拜见玉主。玉主问：“卢功茂的药店砸掉了吗？”“玉主哎，我用尽心

计，磨破嘴皮，都拾不到她的漏脚，真是拿她没办法，哪有理由可砸！”玉主说：“我料你破她不得。讲讲辈份，论论道功，你是八仙，她是九仙，差她一仙；你见了她那种美貌，神魂一飘，又失落了一仙，就剩七仙；这七仙要降伏九仙——

只有惊动众仙神，泰和堂药店才砸得成。”

玉磬三响，玉主拿上八仙、中八仙、下八仙，三八二十四仙，统统召到御宰台前。玉皇大帝到王母宫向王母娘娘借了一根璧玉金丝带，叫二十四位仙神在金丝带上各呵一口气——

二十四位神仙炼成七彩金丝带，交与洞宾下凡尘。

洞宾奉主令，二次下凡来。

要将盐化卤，才回御宰台。

吕洞宾悄悄来到泰和堂门口。霍氏问：“讨债鬼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舍不得这百两黄金么，姑奶奶还给你。喏，拿了去，君子不爱狗财！”吕洞宾说：“不，我刚才在北街绸缎店买到一根杭州丝带，你小姐倒是有才有识的人，特地送来给你品赏品赏。”霍氏一望，五彩发光；用鼻一闻，喷脑真香，爱不释手：“讨债鬼，这杭州丝带买给哪用？”“不瞒你说，是买给我高堂老母用的。”“啊，你把我当作高堂老母？好，姑奶奶就领受我儿一片孝心了！”说着，拿七彩金丝带对腰间一系，就中了吕洞宾的诡计——

一根丝带裹上胸，就不知几时寒露几时冬。

吕洞宾“格格”一笑说：“小姐，我们言归言，嬉归嬉，丝带送给你没关系，还要饶四样药给我哩。”“哪四味，说出来我饶给你。”“你听好——

子夜北天阴，无脚能爬行。

日落西山下，合家守清静。”

霍氏一听，两眼白翻，不像以前出口成章，能立时回答。她想不出答不上，就到药柜上去翻罐头，倒瓦壶，开抽屉，查账簿，找来找去也查不到这四样药。她急得没法，拿一百两黄金对柜台上一甩：“将黄金拿去，不做你的生意！”吕洞宾说：“没这么容易，前天我们讲生意的时候，是腌菜烧咸粥——有言（盐）在前的。我若在店里查到这四样药你怎说？”“你能找得到，我永世不吃药店饭——

砸掉招牌关关门，打包袱走空身。”

“此话可真？”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决不食言。”“好，我来还你：

子夜北天阴，只见‘南天星’。

你店内可有‘南天星’？”“有，不多了。”“无论多与少，只要有就行。

无脚能爬行，原名是蚯蚓。

你店内可有‘地龙’，原名叫蚯蚓。”“有，我没有找到。”

“日落西山下，‘当归’自门庭。

‘当归’可是药？”“是药，我头脑糊涂，记不清楚了。”“还有一样，你可能也忘了——

合家守清静，‘合欢’夜休（修）心。

小姐哎，你在堂上乱施药，扰得阴阳不太平。

如今当归原本位，脱开红尘办修行。”

霍氏一听像失了魂，默默无言不作声。

吕洞宾拿百两黄金对剑鞘里一塞，仍旧变作一口青锋剑，抽出来劈他的招牌砸他店——

乒乓来乒乓，药店打得直隆通。

从此凡间觅不到回生草，生生死死照常行。

卢功茂吓得没主意，连忙整整衣冠，掸一掸身上的灰尘，走上前去——

双膝跪在平阳地，愿陪师父办修行。

柜台改作佛台样，朝朝夜夜诵真经。
修功修德修前程，太白星君得知闻。
将身来到鸠桥镇，把他们夫妇带动身。
御宰台前脱凡胎，玉皇面前讨封赠。
封他们药王并药尚，掌管九殿地狱门。

朱明春 演唱
吴根元 搜集整理

中
国
靖
江
宝
卷 药王宝卷

三七七

